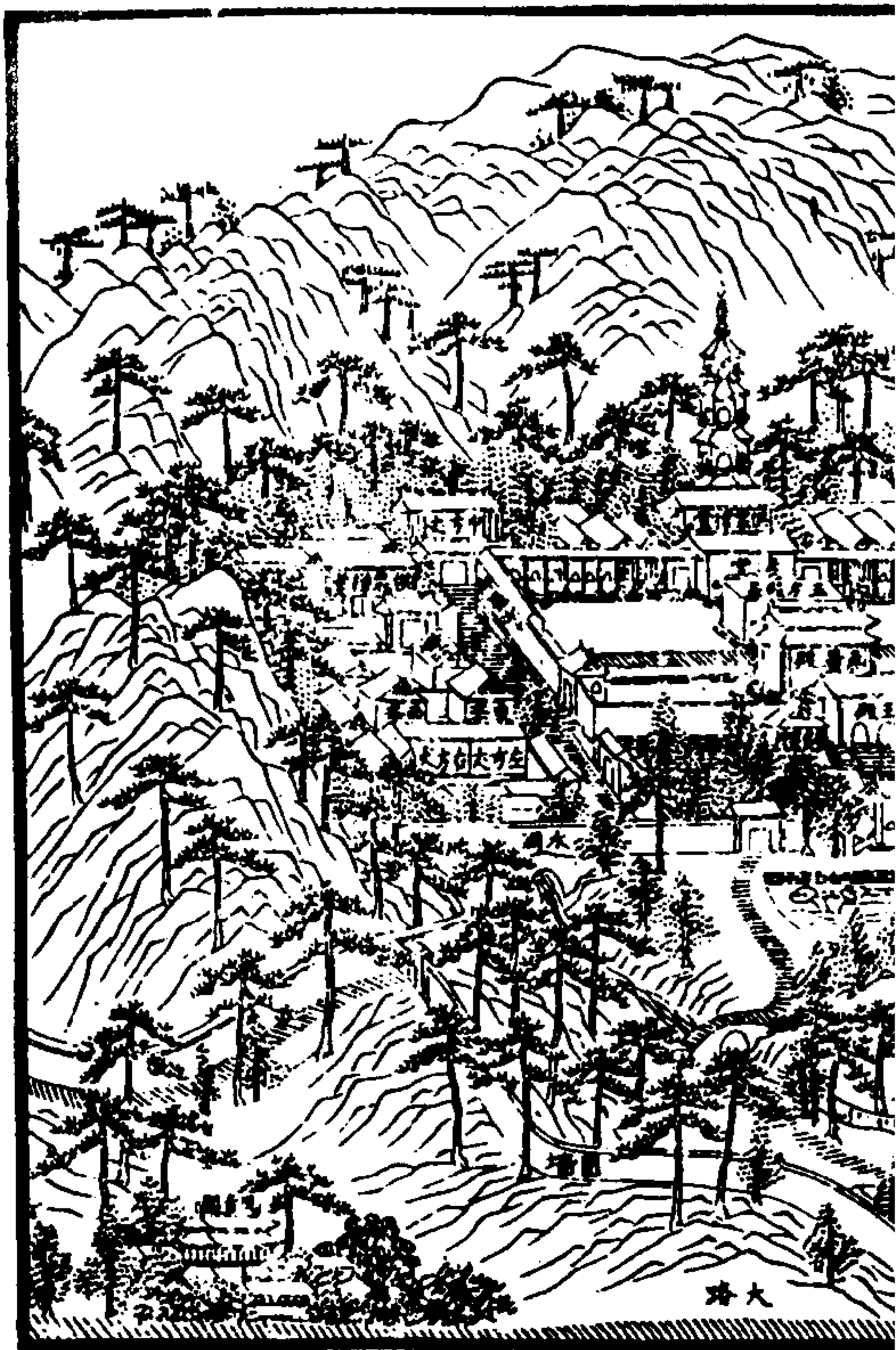
金陵梵刹志


靈谷寺左半




鍾山



金陵梵剎志卷三

大剎 鍾山靈谷寺 古剎 敕建

在都城東鍾山左獨龍崗麓離朝陽門十里鍾山即蔣山梁天監十三年武帝爲誌公建塔於山南玩珠峰前名開善精舍更爲寺唐乾符中改寶公院開寶中改開善道場宋太平興國五年改太平興國寺慶曆二年府尹葉清臣奏改十方禪院尋復寺額　國初名蔣山寺因塔遷　宮禁洪武十四年　敕改今地　賜額靈谷禪寺葱蔚深秀中宏外拱勝甲天邑山門　敕書第一禪林寺左爲梅花塢春來香雪萬株倍增幽勝入寺萬

松杏靄可五里許有放生池植荷其內歷金剛天王二殿爲無量殿純甃空構不施寸木次爲五方殿已圮今擬重建又次爲大法堂及律堂而寶公塔巋然在焉左爲法臺基基臺前有街俗名琵琶履之嘵然響應撫掌若彈絲臺後引八功德水紆縈九曲右爲方丈扁以青林堂榜 宸章其上又右爲禪堂右之前爲左右方丈及公塾庫司今無量殿圍墻禪律二堂方丈公塾皆泥新嚴葺不失壯觀 聖祖命贍僧千人 賜田獨倍他寺僧衆額設右覺義一人總其事所統次大刹一郭外曰棲霞中刹十一城內曰銅井曰興善郭內曰觀音閣曰

佛國郭外曰翼善曰定林曰光相曰三禪曰廣惠曰法

淸曰草堂

殿堂

石洞門賜額第一禪林旁有門房叁楹金剛殿伍楹天王殿伍楹無量殿伍楹五方殿止存基址今擬重建大法堂伍楹左伽藍殿伍楹右祖師殿伍楹鐘樓壹座方丈叁所中方丈拾貳楹右方丈陸楹左方丈陸楹公學拾楹庫司陸楹僧院捌拾房食糧僧叁百伍拾名食糧學僧壹百伍拾名寺基伍百畝東至馬鞍山南至官路西至神宮監北至鍾山官牆

禪堂

章馱殿叁楹法堂叁楹禪堂前後叁層共拾伍楹十方堂拾楹在本堂外大法堂之右華嚴樓伍楹齋堂靜室即在華嚴樓下共伍楹廂樓肆楹倉庫厨茶等房共拾貳楹

律堂

章馱殿叁楹法堂殿伍楹寶公塔伍級律堂

左右四堂共貳拾楹　十方堂拾楹在本堂外大法堂之左　齋堂伍楹　靜室伍楹　倉

庫厨茶等房共捌楹

公產

靖東庄丈過實在田地塘共玖千壹百伍畝玖分伍厘　安西庄丈過實在田地塘共壹萬貳千貳百肆拾陸畝叁分陸厘　溧水庄丈過實在田地山塘共壹千陸百玖拾叁畝陸厘

柳橋田實在田地山塘共貳百叁拾玖畝陸分伍厘　白水洲田丈過實在田壹百壹拾捌畝叁厘　十人洲丈過實在洲壹千貳百貳拾畝貳分

禪堂

悟真庄丈過實在田地山塘共貳千壹百陸拾柒畝玖厘　桐橋庄丈過實在田地山塘共壹千叁百捌畝捌分陸厘　陳橋茄地洲丈過實在洲貳千壹百叁拾捌畝叁厘

律堂

龍都庄丈過實在田地塘共叁千陸百肆拾捌畝玖分柒厘　散甲庄丈過實在田地山塘共伍百壹畝捌分叁厘

山水

鍾山高壹百伍拾捌丈周陸拾里上有蔣子文廟吳大帝避祖諱改名蔣山又名聖遊山梁朝

以前有寺求拾所唐地理志江南道名山衡廬茅蔣

八功德水在舊碧真菴後僧法喜以居無泉竭誠禮懺求西天阿耨池八功德水方求七日遂獲此泉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饐八蠲痾自梁以前嘗取給御洪武年間遷寺府舊池就涸從寺東馬鞍山下通出先年以木為筧通水入寺宣德五年以石梘易之因火災後三年水竭不到至正統元年久旱忽湧出如初今復竭

放生池寺前　太祖役萬工鑿成池岸甃以石栽蓮數百株於內

梅花塢寺前東南

獨龍岡即寺地

古蹟

五里松由山門入長松覆路不下數萬株與山色爭翠五里方至寺

寶公塔高五級寶誌公葬其下梁永定公主建開善寺前　國朝徙此崇麗可登覽

琵琶街說法臺前拍掌如奏絃山谷皆響

三絕碑唐張僧繇畫大士像李白贊顏真卿書爲三絕下復有趙孟頫書誌公十二時歌

景陽鐘在無量殿元時鑄制度精古　以上俱存

人物

梁

寶誌有誌銘行實冊贊

智藏有傳畧

僧副梁高命匠人考其室宇於開善

寺側每逍遥于門負杖而嘆曰環堵之室蓬戸甕牖臣坐其間尚足爲樂寧貴廣厦而賤茅茨乎會西昌侯蕭淵藻出鎮蜀部拂衣附之庸蜀久之反金陵復住開善

警韶 數演經論解冠群宗

智遠 梁建安侯侯蕭正立普明寺居之定水既澄慧門虔啟歷名山還住開善畢志山泉城闕不窺世華無涉守靜自怡以終老焉

宋

慧懃 嗣五祖得度每以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味之有省徧叅名宿居蔣山賜徽號椹衣

懷深 遊往蔣山留西菴請益鑑公公曰貧福知是般事便休師曰某實未穩鑑反覆窮之大豁呈偈曰秖是舊時行履處等閑舉着便誵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花知幾多鑑撫几曰這裏豈不是活祖師

普崇 住鍾山上堂云殘雪既消盡春風日漸多若將時節會佛性又如何且道時節因緣與佛法道理是同是別良久云無影樹栽人不見開花結果自馨香

曇華 在梅陽有借以偈寄之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其歸重如此

善直 初叅妙喜於回鴈峯下喜問曰何處人師曰安洲人喜曰我聞安州人會斷撲是否師便以相

樸菴師曰湖南人喫魚因甚湖北人着鯁師打筋斗而出喜曰誰家冷灰裏有粒豆爆出

贊元 造石霜見慈明圓禪師乃曰好好著槽廠去師作驢鳴明曰真法器耶就為侍者二十年燬柴運水不憚寒暑江寧府帥請居寶公道場丞相王安石重師德望奏賜章服師覽與歸蕭散林下清談終日有傳

法泉 出世華藏次遷鍾山一日上堂云雪消殘畧

良策 分外寒向火容易涉道艱難好是和衣打睡任他日上闌干祖師沒腰臂吾徒莫作等閑光陰荏苒人事多端這邊綠水那邊青山難難百年三萬六千日看看便見鬢毛班山僧與麼說話未免拖泥帶水

元

清遠 畧 有傳

妙高 畧 有傳

明

智順 畧 有誌

東溟 畧 有誌

梵琦 畧 有誌

樸隱 畧 有誌

清濬 洪武四年設普度大會於鍾山師其一也引見 上勞問甚至錫賚還四明後 召補右覺義二十年被 旨即靈谷設普度大齋陞座說法感佛放光現瑞補住靈谷 上嘗親製詩十二首以寵其行

道謙 以高僧取至京師 召見授左闡教兼住靈谷

居頂 選預高僧赴見 太祖對揚稱旨即授僧錄兼

住靈谷　文皇帝即位　**淨戒**　值覺源曇公住天界曇
屢加恩賚日被榮寵　舉桶箍爆的公案問之
擬議未即答曇厲聲曰早遲入刻了公於言下大悟
太祖授左覺義兼住雞鳴後　文皇帝勅住靈谷陞
右闡教有遺骨塔于大祠山牙　**能義**　居鍾山開房非
齒數珠不壞藏于湖之道塲　行巔高潔者不
與之接　文皇帝雅重之　召對無虛月　**行容**　住
每　命講說楞嚴大義俾住靈谷授僧錄　持　**仲**
義　有勅見　**守仁**　有　**夷簡**　右善世　**正映**　左講經其自賛
御製集　詩　有詩　曰春去叢林夏
又過客愆隨分守禪那懶人不覷西天驗既鏡毋芳
南嶽磨三箇木毬權放下一條柱杖且橫拖問余布
袋何時解蟠桂　右覺義住持靈谷
秋風散玉河　**可浩**　有重修寶公塔記

附祭講樓覽

晉　**謝尚**　隱鍾山　散騎常侍經始山南以爲樓息
宋　**劉勔**　聚水積石朝士雅素者多從之
遊
梁　**阮孝緒**　於鍾山聽講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
毋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至果心驚
而
劉訏　字彥度與族兄歊阮孝緒爲三隱卜築鍾山
返　志終焉著穀皮冠披衲衣遊山澤風神穎俊

意氣齋邃

沈約　遷尚書令雖名位隆重而居處儉約嘗立宅鍾山之下既成劉杳賛之約報云惠以二賛詞采妍麗便覺此地十倍

〔陳〕張譏　陳後主嘗幸鍾山召從臣松林下共談勑張譏豎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取松枝手屬譏曰此可代麈尾顧語羣臣此即張譏後事

〔隋〕薛道衡　嘗遊鍾山開善寺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爲努目菩薩何爲低眉沙彌荅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憮然稱善

〔唐〕韋渠牟　隱鍾山有贈詩

〔宋〕蘇軾　王安石　軾自黄徙汝過金陵荆公野服乘驢謁於舟次子瞻迎揖曰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公笑曰禮豈爲我輩設哉乃相携遊蔣山在方丈飲茶公指案上大硯曰可集古詩聯句賦此子瞻應聲曰軾請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斲山骨公沉思良久起曰且趂此好天色窮覽蔣山之勝　又子瞻渡江至儀真和荆公遊蔣山詩後寄示荆公荆公亟取讀至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撫几嘆曰老夫一生詩無此二句

〔文〕

御製蔣山寺廣薦佛會文　洪武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朕觀二儀有象覆載無窮凡中國之人及化外之夷獲安于世者莫非陰陽爲之表裏何爲陰何爲陽上至天子大臣下至庶民凡生天地能動作運用者此之謂陽天子郊祀天地祭嶽鎮海瀆諸侯祭境內山川庶民祭祖宗皆求其神有名無形有心無相此之謂陰故中國與化外之人所敬之心則同所祀之禮則異觀自古至今相傳祭祀鬼神之事豈不重乎然事鬼神必有禮有時毋犯分毋越禮毋非時毋昧於鬼神若昧於鬼神則爲鬼神亦難矣且聰明正直變化不測之謂神禍福所施必不以親疎而異但世人愚而貪欲心浩大遂至犯分越禮不知以敬求神在

於有禮有時也朕本農夫自幼托身佛門忽經大亂不得已而從戎於二十年矣向與群雄並驅之時務在操兵整隊救民於彷徨之中今禍亂已平天下已定未嘗朝僧暮道妄祀鬼神有所祀必以禮有所祭必以時尚慮軍民身經大難凡死者或遭兵刃或陷水火或迫於危急而自縊投河或潛入山林而蛇傷虎咬或天災而殞滅或因互鬭而殺傷或爲國宣力而殞命或思父母妻子因疾而亡身凡此諸等死者或蒲門滅絶無祭無依或雖有眷屬不能顧念或有父母妻子因兵流離生者未安死者誰爲之祭朕以已心度之此等鬼魂遇天陰時莫不呻吟於風雨之

間遇晴明時莫不悲號於星月之下或因生前作惡留連
冥冥之中無由自脫又如我朝大軍征討四方遠入宅境
或飢饉不繼一時手刃平民或遇壯軍之無故燒毀房舍
殺害老幼殘疾致惹重愆有累身後朕今因死者恐不得
生天恐有冤報故作大善佛事爲死者超升生者解冤以
此干求于佛今臣民將以爲帝王之道但理見在何求過
去果有此言莫不善乎然吾觀古書孔子有言西方有大
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則佛者豈特
中國所敬雖化外尤尊洪武三年正月十五日朕於鍾山
前將山寺奉佛供僧實不爲已假若朕爲已求福福必不

至何也蓋帝王設施皆出臣民之力巳無勤勞之資若以財力而求福於一巳可乎今特爲死者超升生者解寃吾不昧於佛以禮以時香華燈燭莊嚴素供朕躬率先僧臣叅禮此之謂禮今區宇平定亂極而治故爲生死者多方以解寃慾此之謂時吾之不昧於佛者如此尒諸臣民凡有自知所作之非趍此大齋洗心格慮素齋一月至日各於家門望佛遥拜以祈懺悔庶資佛力證成善果

御製大靈谷寺記　洪武十五年九月

朕起寒微統一華夷𡘜定金陵宫室於鍾山之陽寄邇實志之剎其棲修者升高俯下日月殿閣有所未宜特敕移

寺凡兩遷方已今道場之所非尋常之地其勢川曠水縈且左邊以重山右掩以峻嶺背靠穹岑排森松以摩霄漢虎嘯幽谷應孤燈而侶影鸎囀岩前啟修人之清興飲潔流於山根浩鉢水於湍外魚躍於前淵鳥棲於喬木鹿鳴呦呦爲食野之苹當欲遷寺之時命太師李善長詣山擇地及其歸告乃以山川形勢禽獸之所以云云若是既聽斯言朕歡欣不已此真釋迦道場之所也即日召工曹會百工趨所在而建址共百工者聞用伎以妥賢志膺靈法佛人皆如流水之趨下嗚呼地勢之勝豈獨禽獸水族之樂伎藝之人惟利是務云何聞見道場不憚勞苦一心皈

向自洪武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工興至洪武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工曹奏完朕爲釋迦道場役百工各施其伎今百工告成朕善其伎特命禮曹賜給之工曹復奏伎藝若是有犯工者五千餘人爲之柰何朕忽然有覺噫佛善無上道場既完安敢再罪當體釋迦大慈大憫雖然真犯特以青災一赦既臨輕者本勞而逸死者本死而生歡聲動地感佛慈悲吁佛之願力輝增日月法輪建樞燈繼香連於戲盛矣哉願力之深乎然是時國務浩繁不暇禮視身雖未至夢遊幾番此觀之歟夢之歟嗚呼未嘗不欲體佛之心而謂衆生悟柰何愈治而愈亂不治而愈壞斯言乃格

前王之所以今欲寛不可猛不可云何一日潔已而往視去將近刹餘里俄谷深處嵐霞之抄出一浮屠之頂又一里將近山門立騎四顧見山環水迂禽獸之所以果然左群山右峻嶺北倚天之疊嶂復穹岑以排空諸巒布勢若堆螺髻於天邊朝鶴摩天而翅去暮猿挽樹而跳歸喬松偃蹇于崖畔洞雲射五色光以天霞此果白毫之像耶谷靈之見耶朕欲有謂恐愚夫譏之故黙是耳今天人師有殿諸經有閣禪室大龕備雲水有寮齋有大厦香積之所周全設像備具以足朕心故敕記之

御製靈谷寺塔影記　永樂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四月十五日朕偕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曰尭領禪伯往
靈谷觀向日所見塔影朕至誠默禱曰願祝如來大寶法
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吉祥如意若果鑑朕誠心則示塔影
一已而塔影隨見朕又默祝願天下太平五穀豐登家給
人足民不夭閼物無疵癘若果遂朕心更示塔影一已而
復見塔影二一時之間三塔畢見其色始若黃金在鑛含
輝未露俄若躍冶之金精光熀燁少焉如泥金布練甚
紛敷若注若流絢悠絲縟黝堊丹碧粲然呈露至暮有五
色圓光光中見二佛像及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
佛像已而復見寶公像拱立于前內官僧官具以來聞朕

未之信至十六日復與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往塔影之所朕又默祝曰明日朕初度之辰吉慶福祥則塔影更見已而又見塔影二一照于壁一映于地與前塔影連而爲七其色或黃或青流丹炫紫紺綠間施錦繡錯綜若琉璃映徹水晶洞明若琥珀光若珊瑚色若瑪瑙硨璖文彩見耀若淵澄而珠朗若山輝而玉潤若丹砂聚粤若空青出穴若鳳羽之陸離若龍章之焱灼若霓旌孔蓋之飄揺金支翠旗之掩映若景星慶雲之炳煥紫芝瑶草之斕斑若陽燧之迎太陽方諸之透明水若日出而霞彩麗也雨霽而虹光吐也巖空而電影掣也閃爍蕩漾　動光溢雖極

丹青之巧莫能圖其萬一雖極言語形容莫能狀其萬一至於鈴索振揺寶輪層疊雷甍之鱗鱗闌楯之縱横玲瓏踈透一一可數人之行走舞蹈咸見於光中其所服之色各隨而見若鳥雀銜過樹動花飛悉皆可見而天花雨處悠揚交舞十七日花徧下其大者如盃小者如錢東西兩廡又見塔影十光輝照燭皆如前之勝妙十八日朕復往觀塔影光彩大勝於前有雲彩五色輪囷煥衍郁郁緼緼非霧非煙低翔裵回葱龍塔影之上乍舒乍斂往而復積變化萬狀不可殫述塔心復見塔影一而已青篁綠樹之影紛然畢呈塔殿上所製七生九異香芬馥充達遠近至

暮留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在寺觀之十九日早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來報塔影第一層見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像三見羅漢像六環立左右第二層見紅色觀音像一左右見菩薩像四侍立拱手捧香花供養有圓光五色覆于塔上寶蓋幡幢瓔珞葳蕤凡物只有一影今一塔而見多影要非常理所可推測此皆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道超無等德高無比具足萬行闡揚通實釋迦牟尼佛再見於世以化導群品是以攝受功至顯茲靈應不可思議朕心欣喜難以名言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回必能言塔影之詳然所言亦必不能盡其妙也就

今畫工圖來一觀蓋萬分得其一二爾

藏經護勅

正統十年二月十五日

朕體　天地保民之心恭成　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經典頒勅天下用廣流傳茲以一藏安置南京靈谷寺永充供養聽所在僧官僧徒看誦讚揚上爲國家祝釐下與生民祈福務須敬奉守護不許縱容閑雜之人私借觀玩輕慢褻瀆致有損壞遺失敢有違者必究治之故諭

本寺護勅

成化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皇帝勅諭官員軍民諸色人等朕惟佛氏之教以空寂爲宗以慈悲爲用開導善類覺悟群迷功德所及無間幽顯

此有國家者所宜崇尚而不替也南京靈谷寺實我 太
祖高皇帝敕建爲 孝陵香火特撥賜贍僧田土并當江
沙蘆塲等處入寺供用其後 太宗文皇帝又添造殿宇
山門宣德年間寺燬于火雖有歲入錢粮缺人收積修理
暨朕嗣位之六年特命僧録司左覺義德默往彼提督漸
次葢造所以上爲 祖宗列聖舉已墜之典下爲國家生
民祈方來之福今德默奏言本寺歲久被人作踐攪擾用
是特頒勅護持凡官員軍民諸色人等自今以往毋得出
入作踐縱肆樵牧輕易褻瀆欺陵及不許侵占原撥蘆塲
并贍僧田地敢有違者許本寺住持指名奏聞論之以法

欽哉故諭

又開善寺碑銘寺舊名開善　梁王筠

妙門關鍵闢之者既難法海波瀾游之者未易是以軒稱俊聖堯曰欽明韶護有美善之風文武致時雍之業地平天成惟事即世移風易俗匪止今身至如訪道崆山乘風[illegible]遠凝神汾水窅然自喪或宗仰黃老之談景慕神僊之術斯蓋不度羣生事局諸己篤而爲論道有未弘熏風瑤露散馥流甘璧月珠星聯華颸葉脩旛繞於雲根和鈴響於天外玉沚動而揚文寶樹搖而成樂銘曰亭亭切漢耿介凌煙層甍霞聳飛棟星懸

答廣信侯開善寺聽講書　梁簡文帝

王白仰承北往開善聽講涅槃縱賞山中遊心人外青松白霧處處可悅奇峯怪石極目忘歸加以法水晨流天華夜落往而忘反有會昔言王牽物從務無由獨往仰此高蹤寸心如結謹白

開善寺修誌公堂石柱記　唐李顧行

蓋六度爲萬行之本施檀其一焉然以不住相而爲者其用大不希福而捨者其道弘故我熏察使御史大夫贊皇公是以有法財之施焉亦猶真諦無像因像以教立至人無功由功而用顯誌公和尚者實觀音大士之分形者歟

然跡見于近代梁書具載其事夫妙覺本寂法身圖（圖一作圖）
對應群品而必呈觀衆生而常度故利見則洪鐘待扣感
畢乃慈航息運初誌公之未遷滅也梁武帝命工人審像
而刻之相好無遺儼然若對建窣堵波于金陵之開善寺
聖功宴化歷代瞻敬入欽其神者二百餘祀公乃具綵舟
設旛蓋而迎至則置于聽事西偏方丈之净室每旦散名
花爇靈香時復膳百味鼓八音以展誠敬以申供養公曰
觀其寂然不動契定慧于真宗杜口無言若息心于了義
夫色相如影則遺像與全身不殊文字性空則言語與寂
默奚異吾知之矣吾得之矣亦既觀相爰歸本寺幢幡贊

唄如始至焉公乃減清俸觧上服命修珠帳飾花座因陀之罔（疑）如懸上帝之寶歲在其餘則置膏腴之田以供香火之用所以崇像設顯靈蹤弘有爲之教俾蒙昏之類永有所依歸僧徒等欲昭示於後以圖不朽請刻石以紀事小子承命而述焉長慶四年三月十一日記

致齋賛誌公靑詞　　宋太宗

宋太平興國七年舒民柯萼詣萬歲山以拄杖指松下取寶掘之果得石上有篆文乃寶公所記宋祚興廢之數太宗皇帝覽之增敬大士降現禁中帝聞緒語乃遣使持青詞入山致齋其文畧曰俾乃能舒之壤時惟天柱之峯始

見道于玆勞遂批文于琬琰述祖宗之受命年曆攸同昭

皇緒以無疆傳源罕測秘于內府播厥榮書綿載祀以居

參蘊積祺而有待近以至真臨格實訓躬聞審基緒之由

來積于故府疑失六字姑缺俟考獲乃貞珉觀篆刻之如新若符節

之斯合詔自今不可以名斥以顯尊異宜賜號道林真覺

菩薩

勑建謝雨道場文　宋孝宗

維淳熙九年歲次壬寅四月辛丑朔初三日癸卯皇帝遣

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額外睿思殿祗候權幹辦講筵閣

兼承受李昌甫于建康府蔣山太平興國禪寺齋閣院僧

開建謝雨道場一永日者伏以江吳諸郡春澤久愆農畯訴嗟大田告瘁惟鍾山之勝刹有寶公像之香緣守臣致祈靈沛隨應覺慈　利無窮爰羣梵儀嚴陳法會庶憑薰燎附達齋　謹言

蔣山大佛殿記　宋侍郎劉岑

寶公道場始于梁武其女號曰永定公主割捨私財創爲精舍當時詞臣陸倕王筠作爲文章以紀其事我本朝大中祥符賜榜太平興國禪寺加封寶公道林真覺慶曆改元翰林學士葉清臣來守是邦以禪易律元豐主僧曰法泉者經營辛苦成大叢林燹于建炎復于紹興云大佛殿

前又有大毘盧閣兩翼爲行道閣屬之殿其餘堂廡極其雄麗皆紹興以來所建淳熙十六年九月晦一夕而燼今累年營繕駸駸復盛矣寶公舊像父老相傳以沉香爲之國初取歸京師陳軒金陵集載狄咸游蔣山詩云旃檀歸象魏窣堵卧煙霞蓋謂此也本朝太平興國七年舒民柯尊遇老僧往萬歲山指古松下掘之得石象乃寶公記聖祚綿遠之文於是遣使致謝益謚曰寶公妙覺治平初更謚道林真覺大師按建康實錄開善寺有誌公履唐神龍鄭克俊取之以歸長安今洗鉢池尚在寺西二里法雲寺基方池是也寺西有曰道光泉以僧道光穿斵得名曰宋熙

泉以近宋熙寺基之側有八功德水在寺東悟真庵之後一云泉在寺北高峯絕頂寺東山巔有定心石下臨峭壁寺西百餘步有白蓮庵庵前有白蓮池乃策禪師退居之所寺後向東有婁禪師之塔

八功德水記　宋守大理寺丞梅摯

鍾山之陽有泉曰八功德梁天監中有胡僧曇隱飛錫寓止修行有一龐眉叟相謂曰予山龍也知師渴飲功德池措之無難矣人與口滅一沼沸成深僅盈尋廣可倍丈浪幷不鑿醴泉無源水旱若初澄撓一色厥後西僧繼至云本域八池一已眢矣此味大較相類豈非竭彼盈此乎一

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饐八蠲痾又其効也夫

美詩孝聞獲湧閘而鯉躍二師誠至因飲剌以流飛義有

激而相求物何遠而不應向匪兼濟則為怪力是泉也方

外凈因寰中美利别其甕者安可忽諸世故流離滋液長

在惜其風雨不庇荆蕪四侵叔冥山阿孰為起廢史館學

士蘭陵蕭公貫以巳俸作亭甃板石八自南康購至楹柱

四下東府所成鑿崖以番曲置土以端術曾不至修嶄然

獨存仍練僧結廬於前以掌之庶幾便民汲息客游非有

徼於妄福也

八功德水記

宋趙師縉

八功德水鍾山之勝也亭久弗葺綱修鍾公建臺之明年元正之三日率僚屬爲國祈年于寶公味靈源之甘冽慨棟宇之湫陋圖敝而新之鳩工度材斵岩拓基增卑爲高不擾於民不侈厥費輪奐翼然所以護神淵而絹美澤也自有此山卽有此水梁天監中始得名我宋天聖中史館蕭公始亭其上迨今百七十有七年復宏舊觀闡幽發奇後前有待則嗣而葺之以沾溉後人滋福于無疆是山龍沸出之祥鍾公重建之美意也公名將之字仲山長沙人自樞屬三持節爲此來今著籍上元是役也併其屬浚都道師緡董之因識其歲月嘉定改元上巳日記并書

鍾山太平興國寺碑記　元翰林學士虞集

昔金陵有神僧曰寶誌宋元嘉中居道林寺歷齊至梁數著靈異天監十三年示寂武帝感其遺言瘞之鍾山獨龍之阜帝女永定公主表以浮圖因建寺曰開善至宋太平興國年間太宗得誌公秘讖石中符其國運有神降其宮親與之語蓋誌公云太宗異之號之曰道林真覺更名寺曰太平興國賜田以食其人及王丞相安石守金陵合諸小刹以附益之寺始大建炎燬於兵紹興更作淳熙又燬隨更作之毎更作輒加宏廣日葺歲增至於我國家而規制之盛極矣至治辛酉匡廬僧前靈隱玉山禪師弟子守

忠應請來主之禪學之士來者曰蒲其室今上以泰定乙丑之歲正月來至於是邦而寺適災天意若曰其撤舊而作新之乎上感焉出金幣以爲民先於是行御史臺與郡縣之吏皆祇若上意始忠之治寺也舊有蕭盧之澤前見奪於豪家寺隸訟之累年不決忠至讓而弗辯奪者愧而歸之人固以是倍道之矣皇上一風動之遠近雲集富者効其財貧者輸其力工則致其巧農則獻其食一歲垣廡成再歲屋室具其可以名書者曰方丈曰北山閣曰經樓曰香積曰水陸堂曰白蓮堂曰伽藍祠曰大僧堂曰道林堂曰新倉院曰耆宿之舍而大宏興鐘三門皆以上賜次

第而成歲在丁卯鑄大鐘爲銅數萬斤方在冶上賜寶珠
投液中鐘成珠宛然在其上若故識之而光彩陰發不以
灼爍萬目共覩讙歎如一時上方别建宏祠於寺北今賜
名曰大崇禧萬壽寺者也是年秋歸膺大寶是爲天曆元
年出詔書布德天下即命廷臣製寶公號曰道林真覺慧
感慈應普濟聖師封名香以禮祀之出黃金白金重幣賜
忠俾成寺之役蠲寺田之賦號守忠爲弘海普印曇芳禪
師住持大崇禧萬壽寺而兼領玆寺未幾加授廣慈圓悟
大禪師領兩寺如故至順元年秋御史守丞趙世安傳勅
召忠入朝九月九日上御奎章閣吏部尚書王士弘以守

忠入見奏對稱旨命太禧宗禋院日給眞饌賜金襴伽黎衣與青鼠之裘十二月二日賜設於聖恩寺適召學士臣集至榻前命製文以記之俾忠歸刻諸石忠以其事示臣集如此臣集謹具載而言曰上於金陵新作之寺二曰龍翔集慶因潛龍之舊邸也曰崇禧萬壽廣親構之新祠也獨太平興國雖曰宋齊梁唐宋之遺然空燬而復興實在今上龍飛之日有運之玄契蓋有徵焉茲三寺者鼎立于一郡以同贊乎聖天子億萬斯年之壽豈不盛哉臣集嘗竊聞陛下之意毋不欲專福于躬而欲慱濟均惠於天下敢述萬一而銘之銘曰維帝受命厥有禎符天人合機不

占以孚於赫聖皇聖武之系贊于克艱神有司契皇有萬方山川幅員蘊厥下土徒御告勤顧瞻道林在江之汜翠蓋孔旂來狩來止道林有宮百靈攸宗中有神師民所敬恭土良泉甘風雨時若發祥效珎以待聖作聖作孔時動天而隨龍躍以飛神師啟之神師不言而示以兆有命方新去故以燎作而新之自我聖皇乃祓乃除乃基乃堂日月重明天光旁燭皇心載欣萬神降福凡我臣民息養以生飽歌煖嬉稚壯耋黧裹兵以華牛馬在野至於永久樂其休暇蟆動孳殖亦遂以成幽寒苦窮各邕而亨聖皇之心斯神之力銘以著之昭示無極　至順二年九月日

蔣山鐘銘　　元中書右丞趙世延

元泰定四年丁卯仲冬初吉蔣山住持守忠鑄光祿大夫中書右丞趙世延爲之銘曰真土胚中火水運工鼓之巽風冶金在鎔假合成功象其空窿大明未東孰啟羣蒙鯨音渢渢警憒開聾人天其通五福攸同斯鍾山之鐘振宗風于無窮

奉　勅撰靈谷寺碑　　明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

今　上皇帝應天啟運建一大統之業定都于鍾山陽辨方正位適與梁神僧志公之塔寺密邇洪武九年春詔東僧仲羲被召來爲住持前瞻宫闕僅一里許私自忖曰王

氣攸聚紫雲黃霧昕夕擁護詎非惟吾徒食息靡寧亦恐聖
師神靈有所未安且佛法以方便爲先如得近地改建誠
至幸也因請于　上從之義乃擇地于朱湖洞南則鍾山
之左脇也材木未具會　上方遷　太廟于闕左弗敢以
舊廟遺材他用遂以施之又遣親軍五萬餘人徙塔附于
寺功將就緒有爲宅地形之學者言其地湫隘非京刹所
宜義復以聞有旨舍其舊而新是圖拓大其規制令可容
千僧命太師韓國公李善長擇地于獨龍岡之東麓西距
朱湖洞五里而近其地中寬外敞回巒複阜左右相向而
方山巋然在其南天造地設儼然祇樹之境義以圖進

上答曰以此奉志公爲宜遂命中軍都督府僉事李新某衛指揮僉事滕聚某衛指揮僉事袁禄神壇署令崔安董其役建立之日以十四年九月之吉中作大殿殿之前東爲大悲殿西爲經藏殿食堂在東庫院附焉禪堂在西方丈近焉而大殿之後則爲演法之堂志公之塔則樹于法堂之陰其崇五級復作殿附塔以備禮誦左右爲屋以棲僧之奉香火者翼以兩廡其壁則繪佛出世住世涅槃及三大士十六應真羣梵神師示現之迹屏以重門繚周垣而養老宿與待雲水之暫到者亦各有其所至于井竈湢庾之類凡禪林所宜有者無一不備而其爲制以佛之當

獨尊也故於正殿則奉去見未來之像其他侍衛天神不與焉以禪與食不可混於一也故食堂附於庫院以師之不可遠其徒也故方丈近於禪堂以聯坐觀心或溷於笑語而弗專故異其龕以單寮息力或流於宴安而弗檢故同臺室而絺構之法則以梁架桁不施疊拱以枅承椽不出重簷凡交椽接霤盤結攢楱如蜂房蟻穴之狀者悉不用規模氣象軒豁雄麗望之暈飛積之山立都人士庶莫不瞻仰贊歎以為希有此皆 皇上萬機之暇睿思所及義與董工臣僚奔走成算以授羣工加程督之耳凡木石瓴甓丹堊髹漆之需皆 上所賜其工之鉅不可以數計

且不勞一民而以戾干法者充工既畢悉宥之夫役之于慈悲之地而導之以有生之途此又 皇上懲惡勸善之神機也明年六月十有三日告成 上既因其地之勝賜額曰靈谷禪寺又賜田若干畝以飯其衆又明年正月十日 上在齋宮進僧錄司臣顧問諭及靈谷碑文未建爾等宜舉能文者為之於是右講經守仁以杭州府學教授臣徐一夔學識膚淺忝職外郡教事 上命所臨不勝恐懼謹具載其事拜手稽首言曰竊嘗聞之大雄氏之教以深慈宏願受羣生來歸正覺非細務也故非國王大臣莫能恢弘之自入中國以來有天下國家者咸以其道為能

啓贊化基陰翊王度而崇尚焉然昧者事之不以其道至其後也不能無弊 皇上龍興承中華之正統天地神人主臨制萬方奮大有爲之略舉百王之隆典而一新之眙聖子神孫萬世之法至於佛氏之教亦以近世僧不存古制聖慮及焉比因僧仲義之請改建志公之塔寺遂本佛意而作新之規畫措置度越古今使凡學佛者起居食息各得其所而致力於其道至於慈風所被法雨所霑有生之類咸願去惡而爲善庶有以上答 聖天子崇奬之意且其徒生於二千載之下而獲覩像教之盛如二千載之前不其幸哉謹系之銘銘曰 皇天受命曰惟其時天人

克協式應昌期仗鉞秉旄豪傑景附曆數在躬作我民主
皇顧四方曰此幅員德懷威服在於一人神祇启導厎於
建業遂開帝基受之天策維此建業地龐以洪虎踞於西
龍蟠於東天作神皋帝王之宅眷言定鼎卜如伊洛大都
奠正萬國來臣春朝秋覲冠佩詵詵奕奕彤宮巍巍絳闕
五色成文照映天日地不愛寶禎符相仍昔有神師亦此
發靈神師爲誰道林眞覺爰彼塔寺在於喬嶽塔寺爰矣
官闕在前其徒弗寧奏疏請遷協於 皇心詔從其便爰勅
臣僚具於改建既築既構美奐美輪有赫其居震輝天人
伊大覺尊具足萬德巍然中居玉毫金色千祀濟濟以食

以禪弗涸於一惟適之安彼窣堵波如地湧出道林所棲
天龍環翊惟茲鉅刹殊勝莊嚴如兜率宮下現人間是曰
京寺四方之式弗加表見曷示於迯作而新之有華有因
出自睿畫以振法乘法乘之行如佛在世凡百有生慈恩
悉被惟皇與佛天中之天潛符默契億萬斯年　洪武十
六年月日

蔣山寺廣薦佛會記　　明翰林學士宋濂

皇帝御寶曆之四年海宇無虞洽於太康文武恬嬉雨風
時順於是恭默思道端居穆清罔有參貳與天爲徒重念
元季兵與天合雄爭有生之類不得正命而終動億萬計

靈氣糾蟠充塞下上吊莫靡至勢然無依天陰雨濕之夜
其聲或啾啾有聞　宸衷惻傷若疚在躬且謂洗滌陰鬱
升陟陽明惟大雄氏之教爲然乃冬十有二月　詔徵江
南有道浮圖來復等十人詣於京師　命欽天監臣着以
穀日就蔣山太平興國禪寺丕建廣薦法會　上宿齋室
却葷肉弗御者一月復勅中書移文於城隍之神具宣
上意俾神達諸幽冥期以畢集五年春正月辛酉昧爽
上服皮弁服臨奉天前殿羣臣服朝衣左右侍尚寶卿啓
御撰章疏識以　皇帝之寶　上再拜燎香於爐復再拜
躬賜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捧從黃道出午門置龍輿

中備法仗鼓吹導至蔣山主僧行容率僧伽千人持香花出迎萬金奉疏入　大雄殿用梵法從事白而焚之退閱三藏諸文自辛酉癸亥止當癸亥時加申諸浮圖行祠事已　上服皮弁服搢玉珪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羣臣各衣法服以從和聲郎舉悅佛之樂首奏善世曲　上再拜迎羣臣亦再拜樂再奏昭信曲　上跪進熏薌奠幣復再拜樂三奏延慈曲相以悅佛之舞舞二十人其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蓮花氷桃暨名栴衣食之物勢皆低昂應以節　上行初獻禮跪進清淨饌史冊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所異者不用冊光祿卿進饌樂四

奏曰法喜曲五奏禪悅曲舞同三獻已　上還大次羣臣退諸浮圖旋繞大雄氏寶座演梵咒三周以寓攀駐之意初斸山左地成坎六十漫以堊至是令軍卒五百負湯實之湯蒸氣成雲諸浮圖速幽爽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彩幢法樂引至三解脫門門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　上升壇南向坐使者北向跪受詔而出集幽爽而戒飭之詔已引入殿致參佛之禮聽法於徑山禪師宗泐受毘尼戒於天竺法師慧日復引出供斛所斛凡四十有九命闍黎師咒食之時夜以半禮將畢　上復上殿羣臣從如初樂六奏遍應曲執事者徹豆　上再拜同樂奏善成曲　上

至望燎位燎已　上還大殿次解嚴羣臣趨出瀕聞前事二日凄風成寒飛雪灑空山川慘淡不辨草木鑾輿一至雲開日明祥光冲融布滿寰宇　天顏懌如歷陛而升嚴恭對越不違咫尺俯伏拜跪穆然無聲儼如象馭陟降在庭諸威神衆拱衛圍繞下逮冥靈來歆來享焄高悽愴聳人毛髮此皆精誠動乎天地感乎鬼神初不可以聲音笑貌爲也肆惟　皇上自臨御以來即詔禮官稽古定制京師有泰厲之祭王國有國厲之祭若郡厲邑厲鄉厲類皆有祭其與哀于無祀之鬼可謂備矣然　聖慮淵深猶恐未盡幽明之故特徵内典附以先王之禮確然行之而弗

疑豈非人之至者乎昔者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天下謂文王爲賢澤及朽骨而況於人夫瘞骨且爾矧欲挽其靈明於　非言辭之可贊也猗歟盛哉祠部郎中西夏李顏主事浦陽張孟兼南樵蔡秉彝東武臧哲職專禱祀親覩勝因謂不可無記載以藏名山以揚　聖德於罔極同請濂爲之文濂以老病固辭弗獲既爲具列行事如右復繫之以詩曰　皇鑒九有憲天惟仁明幽雖殊錫福則均死視如生屈將死伸一歸至和同符大均元綱解紐亂是用作黑祲盪摩白日爲薄孰靈匪人流血沱若積屍横從委溝溢壑霜月淒苦涼飈酸嘶蒸然

四顧精爽何依寘郊無人似聞夜啼鑄鐵爲心寧免涕洟惟我　聖皇夙受佛記手執金輪繼天出治軫念幽潜不遑寐爰起靈場豁彼蒙翳　皇輿再臨稽首　大雄遥瞻猊座如覩睟容香凝霧黑燈類星紅梵唄震雷鯨音號鐘鬼宿渡河夜漏將半飈輪羽幢其集如霰神池潔清鮮衣華燦滌塵垢身還清淨覩迺陟秘殿乃覲　慈皇聞法去蓋受戒思防昔也昏酣棘途宵行今也昭朗白晝康莊法筵設食厥名爲斛化至河沙初因一粟無量香味用實其腹神變無方動皆充足鴻恩旣廣氛埃全消乾坤清夷日月光照器車瑞協玉燭時調大庭擊壤康衢列謡惟

佛道弘誓拔羣滯惟　皇體佛仁德斯被無潛弗灼有生
咸逐太史載文永垂來裔

重修寶公塔記　　　明右覺義可浩

塔者梵語窣堵波此云方墳以之藏舍利標記古師靈跡
示法不滅也昔武帝以二十萬金易鍾山獨龍阜造塔藏
師全身舍利創精舍額曰開善至宋紹興辛巳金人犯淮
甸師顯相力贊卒使虜酋就殄被旨加封慈應塔曰感應
歷朝封號祭詞詔誥銘記感應功蹟具如原錄至我　朝
洪武十四年歲次辛酉九月　太祖高皇帝詔遷于湖之
東麓獨龍岡　勅建大靈谷禪寺爲天下叢林之首設僧

錄俾僧時祀焉正統丙辰主塔僧法諱大滋仍舊貫修之
弘治庚戌住持廣公安又經理之嘉靖乙酉歲可浩濫膺
灑掃仰觀聖師實塔故朽諒惟聖師靈化彌綸天地洪纖
靡間豈拘縮乎一區也哉但民具爾瞻自生福慶丙戌歲
拉僧宗受協衆一加補葺焉屆今復將腐圮逐謀諸耆宿
洎江右喻姓法名演高者參歷之士糾財召衆協相新之
凡尊富貧賤咸體信服從經營未遠煥然成之亦聖師冥
助之速也仰惟　聖天子御極恩被林泉每托有司激勵
僧徒者蓋不忘靈山之囑也吾人果能修道德明性命尊
正化俾止惡措刑化淳俗美可謂隆翊　皇猷者也老子

云我無爲而民富一旦奮志於其間人皆可以爲聖師何獨事浮屠之突屼者哉師生于宋文帝元嘉元年滅于梁天監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也　嘉靖十八年巳亥臘月八日記

遊鍾山寺記略內舊蹟多在陵內　宋陸游

八日晨至鍾山道林眞覺大師塔塔在太平興國寺上寳公所葬塔中銅鑄寳公像有王文公銘在其旁僧言古像取入東都啓聖院塔西南小軒曰木末其下皆大松鬅甲夭矯如蛟龍往往數百年物木末取王文公詩有木末北山雲冉冉之句故取名之塔後又有定林菴舊聞先君言

李伯時畫文公像於菴之昭文齋壁着帽束帶神彩如生文公没齋常扃閉遇重客至寺僧開戶客忽見像皆驚聳覺生氣逼人寫照之妙如此今菴經火矣歸途過半山少留半山者王文公舊宅所謂報寧禪院也自城中上鍾山此爲中途故曰半山寺西有土山今謂培塿亦取文公詩所謂講西顧丁壯擔土爲培塿名之也

游鍾山記略（内舊蹟多在陵内）　元胡炳文

江以南形勝無如昇鍾山又昇最勝處夾路松陰互八九里清風時來寒濤吼空斯須寂然如故路左入半山先是謝太傅園池荆公宅之捐爲寺至今祠公與傳法沙門等

出行三四里又入一寺弘麗視半山百倍龕鏤壁繪光彩奪目詭狀萬千兩廡級石而升四五十丈始至寶公塔邊有軒名木末履舄之下天籟徐鳴浮嵐暎翠可俯而挹下有羲之墨池投以小石遠聞聲出叢葦間徑歷荒蕪遊客罕至獨拜塔者累累不絕長老云寶公巢生而人朱氏取而子之後成佛凡禱水旱疾疫如響由塔後循山而左過安石讀書所山石崛壘忽敞平原修篁老檜萬緣相扶風鳴交加猶作當時吾伊聲又行數里休於觀音亭其傍八功德泉有聲鏘然汩汩至亭下則囦然以涵或謂病者飲此立瘳衆皆飲予以無疾不飲遂回塔後攀松升磴六七

里至山椒鉅石人立予登石以坐鳳臺鷺洲渺不知在何許但覺繚白縈青隱見煙霧間城中數萬家樓閣如畫其間曠無人處六朝故宮也北視揚子江頭一舟如葉行移時不咫浪楫風帆想數十里遙矣盤龍踞虎互以長江其險也如此黃旗紫蓋王氣猶有時而終令人凄然久之下山至七佛菴白雲凄凋蘚壒不來一僧噓石罏灰點鬢眉如雪一僧蓬跣崖邊拾松子以歸語客質木絕不與前寺僧類聞其下有猛公菴子文廟山水稍奇麗率爲事神若佛者家焉欲訪猿鶴山堂莫得其處遂朗吟小山招隱循故道御天風而下

遊鍾山記略 內舊蹟多在陵內 明翰林學士宋濂

鍾山一名金陵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逐盜死山下大帝封蔣侯大帝祖諱鍾又更名蔣山實作揚都之鎮諸葛亮所謂鍾山龍蟠是也歲辛丑二月癸卯予始與劉伯溫夏允中遊日在辰出東門過半山報寧寺寺舒王故宅謝公墩隱起其後西對培塿小丘培塿盡舒王病濕鑿渠通城河處南則陸靜修茱萸園齊文惠太子博望苑白煙涼草離離蕤蕤使人躊躕不忍去沿道多蒼松或如翠蓋斜偃或蟠身矯首如玉虬搏人或捷如山猿伸臂掬澗泉飲相傳其地少林木晉宋詔刺史郡守罷官者栽之遺種至今

抵圓悟關關宋勤法師築大平興國寺在焉梁以前山有
佛廬七十今皆廢唯寺爲盛近燬於兵外三門僅存適松
花正開黃粉毿毿觸人詩興予獨出行亟道問會章君三
益至遂執手上翠微亭登玩珠峯峯獨龍阜也梁開善道
場寶誌大士葬其下永定公主造浮圖五成覆之後人作
殿四阿鑄銅貌大士實浮圖浮圖或現五色寶光舊藏大
士履神龍初鄭克俊取入長安殿東木末軒舒王所名俯
瞰山足如井底出度第一山亭亭顏米芾書亭左有名僧
婁慧約塔塔上石其制若圓楹中斵爲方下刻二鬼擎之
方上書曰梁古草堂法師之墓有融匾法定爲梁人書復

折而西入碑亭碑凡數　中有張僧繇畫大士像李白贊
顏真卿書世號三絶又東折渡小㵎㵎前下定林院基舒
王嘗讀書於此院廢更刱雪竹亭與李公麟寫舒王像洗
硯池亦皆廢又北折至八功德水天監中胡僧曇隱來棲
山龍為致此泉今甃作方池池上有圓通閣閣後即屏風
嶺碧石青林幽邃如畫前乃明慶寺故址陳姚察受菩薩
戒之所又東行至道卿巖道卿葉淸臣字也嘗來遊故名
有僧宴坐巖下問之張目視弗應時雉方稃粥聞人聲戞
戞起巖草中從北至靜壇多臧矜先生遺跡復西折過桃
花塢詢道光泉舒王所植松已遊唯泉紺淨沉沉如故日

將夕章君上馬去予還廣慈明日甲辰予同二君游崇禧院文皇元帝潛邸時建從西廡下入永春園園雖小泉卉略具梂栢爲麋鹿形栢毛方怒長翠濯濯可玩二君行倦解衣覆鹿上掛冠鼠梓閒據石坐予謝二君出遊夏君愕曰山有虎近有僧采蕨虎逐入舍僧門焉虎爪其額額有瘢可驗予勿畏往矣予意夏君紿我挾兩騶奴登惟秀亭亭宜望遠惟秀永春皆文皇元帝題牓塗以金又折而東路益險予更芒屩倚騶奴肩䟕踔行息促甚張吻作鋸木聲倦極思休不問險濕蹀蹀遽頓地視燥平處不數尺兩足不隨久之又起行有二臺闊數十丈上可坐百人郎宋北郊

壇祀四十四處問蔣陵及步夫人塚無知者或云在孫陵岡至此屢欲返度其出已遠又力行登慢坡草叢布如氈不生雜樹可憩思欲藉裀褥臥不去坡古定林院基望山椒無五十弓不翅千里遠竭力躍數十步輒止氣定又復躍如是者六七竟至焉大江如玉帶横圍三山磯白鷺洲皆可辨天闕芙蓉諸峯出没雲際雞籠上下接落星澗澗水潨潨流玄武湖已堙久三神山皆隨風雨幻去西望久之擊石為浩歌歌已繼以感慨又久之傷悲尋一人泉泉出小竅中可飲一人繼以千百弗竭循泉西過黑龍潭潭大如盎有龍當可居側有龍鬼廟頗陋由潭上行叢竹翳

路左右手開竹身中行隨過隨合忽腥風逆鼻羣鳥哇哇
亂啼憶夏君有虎語心動急趨過似有逐後者又棘鉞鉤
衣足數躓咽唇焦甚幸至七佛菴菴蕭統講經之地有泉
白乳色卽踞泉歠嶔衫袂落水中不暇救三嘸神明漸復
菴後有太子巖一號昭明書臺方將入巖游庵中僧出肅
面有新瘢詢之卽向采薪者心益動遂舍巖問別徑以歸
所謂白蓮池定心石宋熙泉應潮井彈琴石落叉池朱湖
洞天皆不復搜攬還抵永春園遂同廣慈二君出迎遂同
飲飲半酣劉君澄坐至二更或撼之作舞笑鉤之出異響
畏脇之皆不動于輿夏君方困睫交不可擘乃就寢又明

日乙巳上人出猶未歸欲游草堂寺雨絲絲下意不住乃
還按地里志江南名山唯衡廬茅蔣蔣山固無聳拔萬丈
之勢其與三山並稱者蓋爲望秩之所宗也晉謝尚宋雷
次宗劉勔齊周顒朱應吳苞孔嗣之梁阮孝緒劉孝標唐
韋渠牟並隱於此今求其遺跡鳥沒雲散多不知其處唯
見蕘兒牧豎跳嘯於凄風殘照間徒足增人悲思况乎人
事往來一日萬變達人大觀又何足深較予幸與二君得
放懷山水窟一刻之樂千金不易也山靈或有知當使予
游盡江南諸名山雖老死煙霞中有所不恨他尚何望哉
他尚何望哉

遊靈谷記

明大學士呂柟

三月之暮五山潘子約諸僚同遊靈谷予以足疾不能遠馬僦輿先往蓋靈谷周幾十餘里東界朱公山而松亘四五里縱橫絡繹雜列間植微俔靦覥路則不得其門而入矣往年同南橋李子日午始往不久即返未盡其奇於心恒不忘故五山約不俟聯鑣而獨先也至第一禪林門下輿徒步里餘就蔭佇立四面睇望虬枝蛟枚如麻如葛然體幹瘦細間有三二合抱者則又爲羣木壓挽匝擠不能直挺予嘆玩焉其下瑤草仙卉碧紫爛熳或並藤蘿纏移縈盎問諸吏皂但曰野花則又嘆曰彼抱美含芳于幽獨

而不名者其殆此乎北至方丈門見洪武十八年至二十
九年　高祖七勑備言栽種松竹果子之由禁止芻牧再
進至青林堂見簷前懸榜　高祖親制山居詩十二篇賜
覺義淸濬者益悉靈谷幽勝乃知此寺所造甚遠非偶然
也未幾五山及雙山泰子在軒胡子雍里顧子郭山况子
皆至乃遂出遊大佛殿又後登禪堂崇峻弘敞爽人心目
而寶公石像正當其下爲吳子所畫果非塵世形態旁鐫
月著十二時歌又北觀寶公塑像在浮屠塔下旁有長榜
壁立不可上乃已遂出東觀八功德水之九曲曲上一松
奇古甚云　高祖掛衣處隨至無梁殿殿皆甃甓作三券洞

不以木為梁只此一殿費可萬金其規制又多自齊梁時
來　國朝雖或補葺然必不加也上西廊觀吳道子所畫
折蘆渡江及烏巢佛印三教畫壁乃還登青林堂有滿親
住持者來參持學士顧公詩以觀蓋顧公九和依僧語作
二偈爾觀畢滿茶許之時日已大西遂行而浩乃遂至琵
琶街自鼓掌請聽琵琶聲口兼呼諸從者亦鼓掌浩亦大
笑然實未有聞也因問此殿前何以有此聲浩曰空谷作
聲爾曰此殿以上凡四五層其上者何以無此聲浩不對
在軒雙山皆曰山谷之聲大近亦無大遠亦無虛實之間
遠近之中乃又夾以長廊俯以崇臺此感彼應氣使然爾

遂西至竹澗有閉關僧鑿板竇以通飲食竇上懸棲雲處三字予曰此室中亦有雲邪五山屢以偈語詰浩浩不能對以他語應遂出時滿親以邀茶至見壁上懸二尊官詩浩與滿親猶指矜云云曰僧但不到家到家便見其家中所有無爾遂還予先至朝陽門候諸君而後别

傳

誌法師墓誌銘

梁陸倕

法師自說姓朱名保誌其生緣桑梓莫能知之齊故特進吳人張緒與皇寺僧釋法義並見法師於宋太始初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可五六十歲未知其異也齊宋之交稍顯靈迹被髮徒跣負杖挾鏡或徵索酒肴或數日不食豫

言未兆懸識他心一時之中分身數處天監十三年即化於華林園之佛堂先是忽移寺之金剛出置戶外語僧衆云菩薩當去耳後旬日無疾而殞沉舟之痛有切皇心殯葬資須事豐供厚望方墳而隕涕瞻白帳而拊心爰詔有司式刊景行辭曰欲化毗城金粟降靈猗歟大士權迹帝京緒胄莫詳邑居罕見譬彼涌出猶如空現哀茲景像懸此風電將導舟梁假我方便形煩心寂外荒內辯觀往測來覩微知顯動足墟立發言風偃業窮難詔因謝弗援慧雲晝歇慈燈夜昏

寶誌公行實

寺志

師諱寶誌金陵人宋文帝元嘉十三年丙子示跡東陽市
古木鷹巢中民人朱氏婦上巳日汲水聞兒啼歸報其家
梯樹得之舉以爲子就指爲姓面方瑩徹如鏡手足皆鳥
爪甫七歲去依鍾山大沙門法儉爲童子儉名之曰寶誌
明帝泰始三年丁未落髮專修禪觀坐必踰旬乆之忽無
完居多往皖山劍水之下披髮而徒跣著錦袍飲啖同於
凡俗常以古鏡剪刀尺扇拄杖負之而遊經聚落兒童諠
逐之或徵索酒殽或累日不食而無飢色嘗從喫鱠者求
鱠食與之者心笑之即起吐水中皆成魚人始驚異時趣
詩句初不可曉後皆有驗齊建元間異跡甚著宰相高嵩

與武帝言之以禮自皖山迎至都舍於陳征虜之家輒自發其面分披之出十二面首觀世音慈嚴妙麗傾都觀之欲爭尊事武帝忿其惑衆收付建康獄旦夕咸見遊行市里既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吏門外有兩輿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文惠太子竟陵王並送供至建康令呂文顯啓帝迎至禁中俄有旨屏除後宮爲家人宴公例常與出已而見行道於景陽山比丘七輩從其後帝怒遣使至閽吏曰公久在省中吏就視之身如塗墨然帝聞之大驚時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師遣使於龍光罽賓二寺求之伯云公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覺使還以告方知其身分三

處宿焉公嘗盛冬袒行沙門寶亮欲以衲遺之未及發言忽來引衲而去師在華林園忽重三著三布帽亦不知自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相繼薨齊亦於此季矣（出傳燈錄）蔡仲熊嘗問仕何所至公不自答直解杖頭左索繩擲與之莫之解仲熊果至尚書左丞永明中住東宮後堂平昌門中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污衣褰裳走過及鬱林見害果以犢車載屍自此門舍故閹人徐龍駒宅而帝頭血流於門限焉建武中明帝害諸王高上江泌憂念南康王子琳以訪公問其禍福公覆香爐示之曰都盡無餘後皆如其語徐陵兒時其父攜詣師師拊之曰天上

麒麟也陵果名譽顯於世又文惠太子迎釋僧惠至京師遇師拊其背曰赤龍子也惠終以辯才顯聞其徒齊屯騎桑偃將欲謀反往謁誌誌遥見而走大呼云圍臺城欲反逆斫頭破腹後又旬事發偃叛走朱方爲人所得果斫頭破腹陳顯達鎮江州大司馬殷齊之從行往辭公無他語但引紙畫鴉畢之曰緩急可用此顯達叛齊之遁去顯達大怒遣騎追之將及齊之窘甚見鴉喧暮林即匿其下鴉翔集自如騎玩失其踪但見鴉林必非人所寄遂去齊之方悟師意鄱陽忠烈王飯於私第顧左右覓荆杖有折以獻者則以安門上而去俄有旨以領荆州衛尉胡諧卧病

請師師註疏云明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諸亡載屍還宅公明日屍出也師多去來與皇淨名兩寺齊帝常禁師出入及梁武帝即位下詔曰寶公迹均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倫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狹一至於此自今已後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自是多出入禁內天監五年秋季旱雩祭備至而雨未降帝請雲光法師於華光殿講勝鬘經師索水貯淨器安刀其上以視須臾雲行雨施高下皆足出行狀帝始用刑慘酷師現六神通力令見高祖於地下受極苦相之狀繇是息刀鋸之害天監六年

帝假師神力見地獄苦問何以救之師曰夙世定業不可頓滅惟聞鐘聲其苦暫息帝於是詔天下寺院擊鐘當舒徐其聲欲以停其苦也出釋氏編年錄師嘗於臺城對武帝與昭明諸王子皆侍側帝曰朕不知其味二十餘年師何爾師乃吐出小魚依依鱗尾帝深異之如今秣陵尚有鱠殘魚是也出漫錄帝嘗問師曰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師索十二識者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師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爲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以得淨心修習荅曰安樂禁識者以爲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爾出行狀舒州潛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師與

白鶴道人皆欲之天監六年二人俱白武帝以二人皆具靈通俾各以物識者其地得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爲記師曰某以卓錫處爲記巳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師之錫遂卓於山麓而鶴驚止他所道人不懌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識築室焉出萬花谷集杜詩云錫飛常近鶴

一日雲光法師於華林殿講法華經至假使黑風吹其船舫忽問風之有無否雲光曰世說故有第一義則無也師往復三四番師笑曰若體是假有此亦不可解也其辭止隱沒類皆如此雲光法師講經天雨之華帝謂其證聖夜於含光殿爇疏請師與雲光僧儉傅大士齋翌日獨雲光

不至其優劣可見也一日與帝臨江縱望有一木浮江泝流而上帝與師及士庶觀之師舉錫一招其木隨至岸乃栴檀也詔供奉官俞紹雕公像既克而肖神像如生但少鬢髮師拔髮插像兩鬢髮即隨長宋志云舊像父老相傳以沉香爲之國初取歸京師陳軒金陵集載狄咸遊蔣山詩云栴檀歸像覩寧堵卧煙霞蓋謂此帝大悅命置中庭爲子孫世世之福田有僧浮盃者謂帝帝與客方棊令教之棊罷命僧見侍衛奏曰蒙旨殺之矣帝嗟悼不已因問師師曰陛下前身蚯蚓也因薙草誤殺之今償夙債耳出釋通鑑

帝先問張僧繇傳師眞容輒不竟不能就繇稽首告師師以爪劃破面門現十二面觀音云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

如今不得妙出傳燈錄中後魏胡后嘗問國祚師曰把棗與雞啼朱朱蓋爾朱也武帝一日詔師至闕師忽顰蹙低頭與嘆帝問之師曰侻敵生也帝罔措蓋是年侯景生于鮮卑懷朔鎮即東昏侯後身也帝嘗與師登鍾山定林寺師指前岡獨龍阜曰地爲陰宅則永其後帝曰誰當得之公曰先行者當得之行狀梁皇問師朕欲設齋布施廣度僧尼法門混雜師曰刻木爲羅漢敬之則福生銅鐵鑄觀音毀之則禍至泥龍不能行雨求雨須用泥龍但知供養泥龍必有眞龍降雨凡僧不能長福求福須用凡僧但知供養凡僧必有眞僧降福出如如居士語錄帝妃郗氏崩後數月忽現一

蟒上殿爲人語啓帝曰蟒卽郗氏也妾以生存嫉妬六宮其性慘毒怒一發則火熾矢射損物害人死以是罪謫爲蟒耳無飮食實口無窟穴可庇身飢窘困迫力不自勝又鱗甲則有多蟲唼嚙肌肉痛苦甚劇若加錐刀焉感帝平昔眷愛妾之厚矣故托醜形陳露於帝祈一功德以拯拔也蟒遂不見明日大集沙門宣其由問善之最以贖其苦寶公對曰非禮佛懺滌悃款不可帝然其言撰懺文共成十卷爲其懺禮又一日聞宮内異香馥郁帝仰瞩見一天人容儀端麗謂帝曰蟒後身也蒙功德以得生忉利天呈身致謝言訖不見出梁皇懺序并南史集中會稽臨海寺有僧大德常

聞揚州都下有誌公語言顛狂放縱自在僧云必是狐狸之魅也願向都下覓獵犬以逐之於是輕船入海趨浦口欲西上忽大風所飄意謂東南六七日始到一島中望見金裝浮圖干雲秀出遂徑而往至一寺院宇精麗花卉芳非有五六僧皆可年三十美容色並着真緋袈裟倚杖於門樹下言語僧云欲向都下為風飄蕩不知上人此處是何州國令四望環海恐本鄉不可復見答曰必欲向揚州即時便到令附書到鍾山寺西行南頭第二房覓黃頭付之僧因閉目坐船風聲定開眼如言奄至西岸入浦數十里至都徑往鍾山寺訪問都無字黃頭者僧具說委曲報

云西行南頭第二房乃風病道人誌公雖言配在此寺常在都下聚樂處百日不一度來房空無人也問荅之間不覺誌公已在寺厨上乘醉索食人以齋過日晚未與間便奮身惡罵寺僧試遣沙彌繞厨側漫叫黃頭誌公忽曰阿誰喚我即逐沙彌來到僧處謂曰汝許將獵狗捉我何爲空來僧知是非常人頂禮懺悔授書與之誌公看書云方丈道人喚我不久當亦自還誌公遂屈指云某月日去便不復共此僧語衆但記某月日期去也武帝夢神僧告曰六道四生受大苦惱何不爲作水陸大齋而救拔之帝問寶公公勸云尋經必有因緣乃取藏經躬自披覽刱造義

文三年乃成於夜捧文停燭白佛若此文理協聖凡願起此燈自明或儀式未詳燈暗如初言訖投地一禮初起燈燭盡明至是二月十五日於金山寺是也出華江集云一日帝與誌公論及樂事請帝出死囚數人以驗其說既而命囚各持滿水周行庭下戒曰杯水不溢當貸汝死繼命作樂以動其心良久視之無一滴者帝乃嘆曰汝聞樂乎曰不聞師曰彼正畏死惟恐水溢安得聞樂陛下若亦如此常懷畏懼則逸樂之心自然不生出感應篇一日寶公與帝云欲往高座主之帝乞即往嘗同五百大士俱有雲光坐山巔說法天花墜焉天監十三年公移華林園金像置所居房

帝問師曰師將去我耶又問國祚有留難否公但指喉示
之厥後侯景之亂尤追繹公言也帝復詢社稷存亡遠近
之事公曰貧僧塔壞陛下社稷隨壞於十二月忽聞奏絲
竹聲徹晝夜至初六日無疾脫化於興皇寺屍骸香軟形
貌怡悅正應鍾山寺與僧先日之期也臨亡燃一燭以付
後閤舍人吳慶以聞帝帝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以後
事囑我乎念公之言以金二十萬易其地敕造木塔五級
用皇女永康公主遺下奩具成之仍以無價寶珠置其上
塔前建開善精舍敕陸倕製銘於塚內王筠製碑於寺門
處處得其遺像焉畢工駕御寺公忽現雲端萬衆歡呼聲

振山谷救謚廣濟大師厥後帝思前言木塔其能久乎遂命徹之改創石塔責圖不朽以應其讖拆塔纔畢侯景之兵果至李氏有國日謚曰妙覺周廣順中江南伏龜山圯埋白石函二尺廣八寸中有銘云維天監十四年秋八月寶公埋於此山當時名臣陸倕王筠姚詧而下皆莫曉其義問之曰在五百年後方應詞曰若問江南事江南自有憑（讖石虎李煜事）乘雞登寶位（以丁酉年李氏有國也）犬吠入金陵（宋開寶七年甲戌伐江南也八年國滅）子建司南斗安仁秉夜燈（當王師圍城其南曹彬其北潘美也）東隣家道闕隨虎遇明君（太平興國三年戊寅吳越錢弘俶舉國入朝家道闕無錢也）楊文公談苑紀寶公銅碑記云讖未來事云有一眞人名

知遠開戶張弓在左邊子子孫孫萬萬年吳越錢鏐有國王孫弘俶歸宋封淮海國王俶弟儀信並觀察使俶四子並節度使及族屬俱授官有差世顯不絕公顯跡之著可數五六十許貌亦不老莫測其年有徐捷道者年九十三自言是公外甥弟小公四歲其年九十七矣公作四柱記寶公符十二時歌十四科頌大乘讚禪宗法語公鏡圖數千言傳於世俱備大藏傳燈錄中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舒州民柯蕚遇老僧率詣萬歲山取寶以杖指松下令掘之得石上有篆文乃師所記遷葬興廢之數朝廷寶之賜諡道林真覺宋敏求東京記太平興國七年師降見城市詔避諱稱寶公遣使致青詞就鍾山建道場賜太平興國禪寺為顯

真宗大中祥符五年詔於龍圖閣取太平興國年中舒州所獲寶公石以示輔臣上作詩紀其事又作贊曰神告帝統石讖曰眞覺大師遣知制誥陳堯咨詣蔣山致告仍令天下無得斥公名又眞宗實錄大中祥符六年六月甲申詔加諡寶公爲道林眞覺大師高宗紹興辛巳歲金人犯淮甸師以神力幽贊卒使虜酋就誅江淮以安被旨加封道林眞覺慈應惠感大師塔曰感順元文宗天曆二年封普濟聖師菩薩

寶公贊　　唐李白

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虛空其心寥廓無主錦幪鳥爪獨行

絕侶刀齊尺梁扇迷陳語丹青聖容何住何所

寶公贊　唐僧皎然

大地之動我安其中高景無氛靈鶴在空出生死海隨物有終聳形駭俗借繪開蒙嘗攜刀尺精意誰通

釋智藏傳畧　高僧傳

釋智藏本名淨藏吳郡吳人戒德堅明學業通與梁聖僧寶誌遷神窀穸於鍾阜於墓前建塔寺名開善敕藏居之有對姚者工相人謂藏曰法師聰辯蓋世天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長可至三十一矣時年二十有九聞斯促報講解頓息竭精修道發大誓願不出寺門遂探經藏得金剛波

若受持讀誦畢命奉之至所厄暮年香湯沐浴淨室誦經
以待死至俄而聞空中聲曰善男子汝往年三十一者是
報盡期由波若經力得倍壽矣藏後出山試過前相者乃
大驚起曰何因尚在世也前見短壽之相今了一無沙門
誠不可相矣藏問今得至幾答云色相骨法年六十餘藏
曰五十知命已不爲夭況復過也梁大同中帝欲自御僧
官維任法侶勑主書遍令許者署名於時盛哲無敢抗者
皆匿然投筆後以疏聞藏藏以筆橫轢之告曰佛法大海
非俗人所知帝覽之不以介意然意彌盛事將施行於世
雖藏後未同而勑已先被晚於華光殿設會衆僧大集後

藏方至帝曰比見僧尼多未詷習白衣僧正不解律科以俗法治之傷於過重弟子暇日欲自爲白衣僧正亦依律立法此雖是師之事然佛亦復付囑國王向來與諸僧共論咸言不異法師意旨如何藏曰陛下欲自臨僧事實光顯正法但僧尼多不如律所願垂慈矜恕此事爲後帝曰弟子此意豈欲苦衆僧耶正謂俗愚過重自可依律定之法師乃令矜恕此意何在答曰陛下誠欲降重從輕但末代衆僧難皆如律故敢乞矜恕帝曰請問諸僧犯罪佛法應治之不答曰竊以佛理深遠教有出沒意謂亦治亦不治帝曰惟見付囑國王治之何處有不治之說答曰調達

覩是其事如來置之不治帝曰法師意謂調達何人答曰調達乃誠不可測夫示迹正欲顯教若不可不治聖人何容示此若一向治之則衆僧不立一向不治亦復不立帝動容追停前勑諸僧震懼相率啓請帝曰藏法師是大丈夫心謂是則道是言非則道非致詞宏大不以形命相累諸法師非大丈夫意實不同言則不異弟子向與藏法師碩諍而諸法師黙然無見助者豈非意在不同耳事遂獲寢藏出告諸徒屬曰國王欲以佛法爲已任乃是大士用心然衣冠一家子弟十數未必稱意況復衆僧五方混雜未易辯明正須去其甚泰耳且如來戒律布在世間若能

遵用足相綱理僧正非但無益爲損弘多常欲勸令罷之豈容讚成此事或曰理極如此當萬乘之怒何能夷然箴笑曰此實可畏但吾年老縱復阿旨附會終不長生然死本所不惜故安之耳勑於彭城寺講成實又勑於慧輪殿講波若經天監末年春捨身大懺招集道俗并自講金剛波若以爲極悔唯留衣鉢餘者傾盡一無遺餘陳郡謝幾卿指挂衣竹戲曰猶留此物尚有意耶箴曰身猶未滅意何由盡而尚懷靖處託意山林還居閑善因不履世時或勑會乃上啟辭曰夙昔顧省心或不調欲依佛一語於空閑自制而從緣流二十餘載在乎少壯故可推斥今既老

病身心俱減若復退一毫便不堪自課故願言靜處少自榮衛非敢傲世求名非欲從閑自誕特是常人近情懼前途之已迫耳帝手喻曰求空自閑依空入慧高蹈養神實是勝樂不違三乘亦以隨喜惟別之際能無悵然岐路贈言古人所重猶勸法師行無礙心大悲爲首方便利益隨時用舍不宜頓杜以隔礙心行菩薩道無有是處勑住反顧仍父之蔵持操不改皇太子尤相敬接將致北面之禮朱輪徐動鳴笳啓路就而謁之從遵戒範寺外山曲別立頭陀之舍六所並是茅茨容膝而已皇太子聞而遊覽焉各賦詩而返其後章云非日樂逸遊意欲識箕潁蔵結心

世表常行懺悔每於六時翹仰靈相嘗宿靈曜寺夜漸用心見有金光照曜一室洞明人問其故杳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是旦遘疾至於大漸帝及儲君中使相望臨終詞色詳正遺言唯在弘法以普通三年九月十五日卒於寺房春秋六十有五勑葬獨龍之山新安太守蕭機製文湘東王繹製銘太子中庶子陳郡殷鈞爲立墓誌初藏講大小品涅槃波若法華十地金光明成實百論阿毗曇心等各著義疏行世

與開善寺智藏法師書　梁元帝

菩薩蕭法車置郵大士劉智藏侍者自林宗遊反玄度言

歸以結元禮之心彌益眞長之歎故以臨風望美對月懷
賢有勞寤寐無忘興寢方今玄冥在節歲聿云遒日似青
緹雲浮紅藥清毫炭垂北宮井溢想禪說爲娛稍符九次
成誦之功轉探三客山間芳杜自有松竹之娛巖穴鳴琴
非無薜蘿之致修德之暇差足樂也昔韓梅兩福求羊二
仲鄭林騰名於馮翊周黨傳芳於太原或有百鎰可捐千
金非貴松子爲餐蒲根是服未有高蹈眞如歸宗法海梵
王四鶴集林鸞而相鳴帝釋千馬經丘園而蹈步有一於
此猶或稱奇兼而總之何其盛也故知南臨之水巴類呂
梁之川北眺之山彌同武安之嶺豈復還思溆浦尚想彊

臺勝彼澳池載懷荒谷以此相求心可知矣僕久厭塵邦本懷人外加以服膺常住諷味了因彌用思齊每增求友常欲登郝月之嶺蔭偃蓋之松挹琁玉之源解蓮花之鈿藩維有限脫屣無由每坐向誦之牀恒思管寧之榻夢匡山而太息想桓亭而延佇白雲間之蒼江不極未因抵掌我勞如何想無金玉數在郵示弱水難航猶致書於青鳥流川弗遠佇芳音於赤玉鶴望還信以代萱蘇得志忘言此寧多述法車叩頭叩頭

佛慧泉禪師傳畧　　舊志

法泉隨州時氏子住持日經營辛苦成大佛殿以成叢林

建毘盧閣兩掖爲行道閣其餘廊廡極雄麗與蘇東坡交因舟行至金陵阻風江滸師迎之至寺城云如何是智海之燈師以偈荅之曰指出明明是什麽舉頭鷂子新羅過從來這碗最稀奇會問燈人能幾箇坡欣然以詩荅之今日江頭天色惡砲車雲起風欲作獨望鍾山喚寶公林間白塔如孤鶴寶公骨冷喚不聞却有老泉來喚人電眸虎齒霹靂舌爲予吹散千峰雲南來萬里亦何事一酌曹溪知水味他年若畫蔣山圖仍作泉公喚居士師晚奉詔住大相國智海禪寺問衆曰赴智海爵蔣山去就孰是衆皆無對師索筆書偈心是心非徒擬議得皮得髓謾商量臨

行珍重諸禪侶門外千山正夕陽元豐年十二月二十日入寂

佛眼遠禪師傳畧　　舊志

清遠嘗讀法華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問講師師莫能答師嘆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卷衣南遊造舒州演公法席因乞於廬山偶雨足跌仆地煩懣間聞兩人相交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有省及歸凡有所問演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决元禮首座以手引師耳繞圍爐數匝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與開發乃爾相戲

座曰你他復悟去方知今日曲折後出住崇寧萬壽復遷和之褒禪樞密鄧公洵奏賜師號紫衣宣和欲以病辭歸蔣山東堂二年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趺坐謂徒曰諸方老宿臨終留偈辭世世可辭乎且將安住乃合掌怡然趨寂

雲峯高禪師傳畧　　舊志

妙高長溪人母夢池上嬰兒合掌坐蓮花心手捧得之覺而生師因名夢池躭釋典固請學出世法見無準於徑山準器之俄以侍職曰懷安敗名吾豈不偏叅諸方不止遂之育王見偃溪聞即請入侍掌藏溪一日舉如水牯牛過牕櫺頭角四蹄過了因甚麼尾巴過不得師有省答曰鯨吞海

水盡露出珊瑚枝溪可之會蔣山虛席直指僉議無以易師朝旨從之歷十有三年衆逾五百德祐乙亥寺被兵華有軍迫師求金者師曰此但有寺有僧無金與汝俄以刃擬師師延頸曰欲殺即殺吾頭非汝磨刀石辭氣雍容了無怖畏軍士斂刃伯顏丞相見師加敬舍牛頭齋糧五百石寺賴以濟顏公又戒諸將云此老非常人比宜異因待之以故寺得無恙

圓辯順禪師誌畧　　明翰林學士宋濂

濂自幼至壯飽閱三藏諸文粗識世雄氏所以見性明心之旨及游仕中外頗以文辭爲佛事由是南北大浮屠其

順世而去者多以塔上之銘爲屬衰遲之餘風習皆空凡
他有所請輒峻拒而不爲獨於鋪叙悟緣評隲梵行毋若
不敢後者蓋欲表般若之勝因啓衆生之正信也有如佛
性圓辨禪師者濂安得而不銘諸師諱智順字逆川溫之
瑞安陳氏子事千佛寺毒海清法師方開演長 御講請
師爲綱維之職執範爲之肅然毒海入寂師感世法無常
嘆曰義學雖益多聞難禦生死卽禦生死舍自性將奚明
哉遂更衣入禪復走閩之天寶山三鐵關樞公欲依公而
住公叱曰丈夫不於世大叢林與人相頡頏局此叢藪中
邪拂袖而入師下且過寮潸然而泣或憫之慰曰善知識

門庭高峻拒之即進之也公聞其事嘆曰吾知其爲法器姑相試爾乃延入僧堂中師壁立萬仞無所回撓雖晝夜明暗亦不能辨踰月因如廁便旋覩中園匏瓜觸發玅機四體輕清如新浴出室一一毛孔皆出光明月前大地倏爾平沈喜卒之極亟上方丈求證適公入府城師不往見木濱林下放曠自如已而歷抵諸師皆不合又聞千巖長禪師鳴道烏傷伏龍山師往叩之其所酬應者皆涉理路飄然東歸燃指作發願文細書於紳必欲見道乃已復自念非公不足依洊丞閩中見焉公偶出遊遙見師喜曰我子今來也趍翼日師舉所悟求證公曰此第入門耳最上

一乘則邈邈在萬里之外也乃囑之曰汝可悉棄前解專
於發提上致力則自入閫奥矣師從公言踰五閱月一日
將晚參擬離禪榻忽豁然有省如虛空玲瓏不可湊泊厲
聲告公曰南泉敗闕今已見矣公曰不是心不是物不是
物是何物師曰地上磚鋪屋上瓦覆公曰卽今南泉在何
處師曰鷂子過新羅公曰錯師亦曰錯公曰錯錯師黐禮
一拜而退公曰未然也公披大衣鳴鐘集四衆再行勘驗
師笑曰未吐辭之前已不相涉和尚眼目何在又爲此一
場戲劇邪公曰要使衆皆知之遂將宗門諸語一一訊師
師一一具荅公然之復囑曰善自護持勿輕泄也久之令

掌藏室尋請分座說法公既捐舘師嗣住院事非惟舉唱
宗乘寺制有未備悉補足焉覺驛道達於山門蹤六七里
擇地構亭以增勝槩衆方賴之忽爾棄去過杉關抵百丈
上迦葉峯渡江入淮禮諸祖之塔經建業回浙中超然如
野鶴孤雲無所留礙尋返永嘉　朝廷賜師號及金襴法
衣師曾不以悅悉散其衣盂所畜退居一室掘地以爲爐
析竹以爲著意澹如也温城淨光塔雄鎮一方年久將壞
万參政初嘗戍其城欲賦民錢葺之命師蒞其事師曰民
力凋瘵久火燄炎炎而復加薪吾安忍爲之必欲見用官
中勿擾吾事若無所問知可也方諾之師乃定計城中之

戸餘二萬戸捐米月一升月獲米二百石陶甓掄材若神運鬼輸紛然四集鎮心之木以尺計者其長一百五十最難致之師談咲趣辦七成既粗完其下仍架塔殿宏敞壯麗九斗之勢益雄一旦颶風作其上一成挾之以入海濤衆咸傷之師曰塔終不可以就乎持心益固遣其徒如閩鑄露盤輪相及燄珠之類日就月將闌楯碉戸一一就緒金鮮碧明猶天降而地湧也糜錢過十萬而上役弗與焉

皇上尊尚佛乘召江南高行僧十人於鍾山建無遮法會師與其列升座演說聽者數千大駕幸臨慰問備至竣事錢唐淸遠謂公方主淨慈舉師以爲成會　中朝徵有道

僧以備顧問衆咸推師師至南京僅四閱月沐浴書偈而
逝實洪武六年八月二十日也闍維於聚寶山獲設利無
算師有五會語若干卷善財五十三參偈一卷皆傳於世
大雄氏之道不卽世間不離世間烏可岐而二之我心空
邪則凡世間諸相高下洪纖動靜浮沉無非自妙性光中
發現苟爲不然雖法王所說經教與夫諸祖印心密旨皆
爲障礙矣嗚呼道衰人亾埃風淜灖焉得逹理事不二有
無雙泯者相與論斯事哉師自得道之後坐紫檀座旣巳
設法度人出其餘力往往莊嚴塔廟使人爲遠罪遷善之
歸斯葢近之矣或者不專委爲人天有漏之因夫豈可哉

夫豈可哉

𢘽辨同大師誌畧　　明翰林學士宋濂

公諱大同字一雲其號別峰越之上虞王氏子會春谷講經景德公往依之公天分既高又加精進之功凡清涼一家疏章悉攝其會通而領其樞要義趣消融智光發現識者心服之春谷召公謂曰子學且博矣恐滯於心胷以成龐執曷從事思惟修以刬滌之乎公即錢塘見佛智熙禪師於慧日峯下舊所記憶者一切棄絕唯存孤明耿耿自照如是者閱六暑寒　皇明御極四海更化設無遮大會於鍾山名浮屠咸應詔集　闕下入見於武樓獨免公

拜跽之禮命善世院護視之次日復　召還食禁中及還

復有白金之賜洪武二年冬十二月得疾口占辭衆語端

坐而蛻實三年春三月十日也高麗藩王遣參軍洪淪施

大藏經於二浙淪自負通内外典不復下人入越見公茫

然如有失力言於王邀公游燕都將振拔之過吳辭以疾

而還持律甚嚴不敢違越其外集曰天柱稿錄公自著詩

文曰寶林編類聚古今人爲寺所作

普濟日大師誌畧　　明翰林學士宋濂

皇帝受　天明命奄有方夏鴻仁惠澤覃及幽明於是有

學僧伽奉　詔入京　上御奉天殿丞相御史大夫暨百

僚咸在而僧伽魚貫而見時東溟大師年最高白眉朱顏其班前列　上親問以升濟沉冥之道師備述其故　上悅顧衆而言曰邇來學佛者唯飽食優游沉霾歲月而已如金剛楞伽諸經皆攝心之要典何不研窮其義苟有不通質諸白眉法師可也自後數召見字而不名及建鍾山法會請師說毗尼淨戒聞者開懌時洪武五年春正月之望也師辭歸杭之上天竺山日修西方安養之學冥心合道不離一念十二年秋七月朔日夢青蓮花生方池中華色敷腴清芬襲人既寤召弟子[illegible]修曰此生淨土之祥也吾去人間世不遠乎至四日趺坐書頌合爪而寂師諱日

號東溟天台赤城人

慧辨琦禪師誌畧　明翰林學士宋濂

皇帝端居穆清念四海兵爭將卒民庶多歿於非命精爽無依非佛世尊不足以度之惟洪武九年秋九月　詔江南大浮屠十餘人於蔣山禪寺作大法會時楚石禪師實與其列師升座說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竣事近臣入奏

上大悅二年春三月復用元年故事　召師說法如初錫燕文樓下親承　顧問暨還出內府白金以賜三年之秋

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意遺經當有明文妙柬僧中通三藏之說者問焉師以夢堂噩公行中仁公等應　召而

至館於大天界寺　上命儀曹勞之旣而援據經論成書將入朝敷奏師忽示微疾越四日趣左右具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眞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師兄我將去也夢堂曰子去何之師曰西方爾夢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厲聲一喝泊然而化荼毘之餘齒牙舌根數珠咸不壞設利羅粘綴遺骨纍纍然如珠師諱梵琦楚石其字也小字曇曜明州象山人師閱首楞嚴經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處恍然有省歷覽群書不假師授文句自通然膠於名相未能釋去纏縛聞元叟端公倡道雙徑師往問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其意何如元

叟就以師語詰之師方擬議欲荅師叱之曰使出自是羣
疑塞胷如塡鉅石會元英宗詔粉黃金爲泥書大藏經有
司以師善書選上燕都一夕聞西城樓鼓動汗如雨下拊
几笑曰徑山鼻孔今日入吾手矣因成一偈有拾得紅爐
一點雪却是黃河六月氷之句翩然南旋再入雙徑元叟
見師氣貌充然謂曰西來密意喜子得之矣元泰定中行
宣政院稔師之名命出世海鹽之福臻遂升主永祚永師
受經之地爲創大寶閣復造塔婆七級崇二百四十餘尺
功垂就勢偏將壓師禱之夜乃大雨風居氓聞鬼神相語
曰天寧塔偏亟往救之遲明塔正如初其說法機用見於

六會語其遊戲翰墨見於和天台三聖及永明壽陶潛林逋諸作別有淨土詩慈氏上生偈北游鳳山西齋三集通合若干卷並傳于世予慕師之道甚久近獲執手護龍河上相與談玄因出臘語一幅求正師覧巳歎曰不意儒者所造直至於此善自護持師之善誘惟此一端亦可槩見

樸隱瀞禪師誌畧　　明翰林學士宋濂

嗚呼人之生也出沒氣化之中因成果隨夙有一定之業世雄氏所謂假使百千刧所作業不亡者一旦遇合雖大覺法王亦或有所不免故濂於樸隱禪師之事恒若有傷焉師住杭之靈隱入院甫浹日寺之左右序言曰寺政日

繫之都寺僧司之師曰若等盍選其人乎衆咸曰有德現者稱多才昔掌崇德莊田能闢其萊蕪以食四衆儻以功舉其誰曰不然師諾之先是勤舊有聞歆現之獲田利率無賴比丘請於前主僧代之及現之被選也大懼發其奸私於崇德縣列現過失縣令丞寘不問未幾有健令至上其事刑部刑部訊鞫既得實以師爲寺長失於檢察法當緣坐移符逮師或問師曰此三年前事爾況師實不知且不識聞宜自辨數可也師笑曰定業其可逃乎至部部吏問曰現之犯禁爾知之乎曰知之曰既知之當書責疑以上師操觚如吏言尚書暨侍郎覽之大驚咸曰師當今名

德也惡宜有是審之務得其情師了無異辭於是皆謫陝
西爲民聞亦大悔且泣曰聞草芥耳豈意上累師德蚤知
至此雖萬死不爲也師弗顧行至寶應謂從者道昇曰吾
四體稍異常時報身殆將盡乎夜宿寧國禪寺寺之住持
總虛了公與師爲舊游一見甚讙是夕共飯猶備言遷謫
之故不見有憊色明旦忽端坐合爪連稱無量壽佛之名
泊然而逝實洪武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也焚其骨舍利叢
布如珠縣大夫及薦紳之流來觀皆嘆息而去初元亡
皇明龍興召天下名桑門建會鍾阜升濟幽靈輪番說戒
師與上竺東溟日公五臺壁峰金公特被召入内庭從容

問道賜食而退已而辭歸和塔若將終身焉洪武九年冬十二月靈隱虛席諸山交致疏幣延師主之師不得已而去未及期年而崇德之禍作矣嗚呼世之學浮屠者不爲不多習教者不必修禪修禪者未嘗聞教師則兼而有之其通儒家言文又足以達其意敷闡大論發揮先哲釋門每於師是賴千百人中不能一二見焉竟以無罪謫死苟不歸之於定業將誰尤哉師於死生空矣譬如雲影谷音曾無繫着何假於銘然不見諸紀載恐無以白師於天下後世濂因詳著其事而勒諸碑師生越會稽縣其諱元瀞其字天鏡別號爲樸隱三會語有錄二卷詩文曰樸園集

草若干卷

〔詩〕開善寺法會　梁昭明太子統

棲烏猶未翔命駕出山莊詰屈登馬嶺迴互入羊腸稍看原藹藹漸見岫蒼蒼落星埋遠樹新霧起朝陽陰池宿早鴈寒風催夜霜茲地信閑寂清曠惟道場玉樹琉璃水羽帳鬱金牀紫柱珊瑚地理幢明月璫牽蘿下石磴攀桂陟松梁澗斜日欲隱煙生樓半藏千祀終何邁百代歸我皇神功照不極睿鏡湛無方法輪明暗室慧海渡慈航塵根久未洗希沾垂露光

鍾山解講　梁昭明太子統

淸宵出望園詰晨屆鍾嶺輪動文學乘笳鳴賓從靜瞰出巖隱光月落林餘影糺紛八桂客坡陁再城永伊予愛丘壑登高至節景迢遞覩千室迤邐觀萬頃即事已如斯重茲遊勝境精理旣已詳玄言亦兼逞方知惠(惠疑作慧)帶人覺虛成易屏眺瞻情未終龍鏡忽遊騁非曰樂逸遊意欲識箕潁

和昭明太子鍾山講解　梁蕭子顯

嵩岳基舊宇盤嶺跨南京敞心重禪室遊駕陟層城金輅徐旣動龍驂躍且鳴塗方後塵合地迴前笳淸邐迤因臺榭參差憩羽旌高隨閬風極勢與元天幷氣歇連松遠雲

昇秋埜平徘徊臨井邑表裏見淮瀛祈一作析果尊常住渴
慧在無生暫諧石山軌欲知芳杜情鞠躬荷嘉慶瞻道闡
頌聲

和昭明太子鍾山講解　梁劉孝綽

御鶴翔伊水策馬出王田我后遊祇鷲比事實光前翠蓋
承朝景朱旗曳曉煙樓帳縈巖谷緹組曜林阡況在登臨
地復及秋風年喬柯變夏葉幽澗潔涼泉停鑾對寶座辯
論悅人天淹塵資海滴昭昭仰燈燃法朋一已散笳劒儼
將旋邂逅逢優渥託乘侶才賢摛辭雖並命遺恨獨終篇

和昭明太子鍾山講解　梁劉孝儀

詔樂臨東序時駕出西園雖窮理遊盛終為塵俗喧豈如弘七覺揚鸞啓四門夜氣清簫管曉陣爍郊原山風亂采眊初景麗文轅林開前騎騁邏曲羽旄屯煙壁浮青翠㞐瀨響飛奔廻輿下重閣降道訪眞源談空匹泉涌綴藻邁弦繁輕生逢遇誤並作輩龍鷁顧巳同偏爵何用𢃄衢樽

和昭明太子鍾山講解　梁陸倕

終南鄰漢闕高掌跨周京復此虧山嶺穹窿距帝城當衢啓朱館臨下構山楹南望窮淮溆北眺盡滄溟步簷時中宿飛階或上征網戶圖雲氣龕室畫仙靈副君憐世網廣命萃人英道筵終后說鑾轡出郊坰雲峯響流吹松野映

風旌膚心嘉杜若神藻茂琳瓊多謝先成敏空頒後乘榮

登鍾山下峯望　梁虞騫

冠者五六人携手巖之際散意百仞端極目千里睇疊岫乍昏明浮雲時卷閉遥看野樹短遠望樵人細

遊鍾山應西陽王教五章　梁沈約

靈山紀地德地險資岳靈終南表秦觀少室邇王城翠鳳翔淮海衿帶遶神坰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葱青一

發地多奇嶺千雲非一狀合沓共隱天參差互相望鬱律構丹巘崚嶒起青嶂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二

郎事既多美臨眺殊復奇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山中咸可悅賞逐四

時移春光發龍首秋風生桂枝三多値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八解鳴澗流四禪隱巖曲窈冥終不見蕭條無可欲所願從之遊寸心於此足四君王挺逸趣羽旆臨崇基白雲隨玉趾青霞雜桂旗瀣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於焉仰鑾駕歲暮以爲期五

奉和法筵應詔　　北周庾信

五城鄰北極百雉壯西昆鉤陳橫復道閶闔抵靈軒千柱蓮花塔由旬紫紺園佛影胡人記經文漢語飜星窺朱鳥牖雲宿鳳凰門新禽解雜囀春柳以生根早雷驚蟄戶流雪長河源建始移交讓徽音種合昏風飛扇天辨泉湧屬

絲言羈臣從散木無以預中天　遙可望終類仰鵾絃

遊鍾山開善寺　陳徐伯陽

聊追鄴城友躧步出蘭宮法侶殊人世天花異俗中鳥聲不測處松吟未覺風此時超愛網還復洗塵蒙

開善寺　陳陰鏗

鷲嶺春光遍王城野望通登臨情不極蕭散趣無窮鶯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棟裏歸雲白牕外落暉紅古石何年臥枯樹幾春空淹留昔未及幽桂在芳叢

遊鍾山之開善定林　陳釋洪偃

杖策步前嶺褰裳出外扉輕蘿轉蒙密幽逕復紆威樹高

枝影細山盡鳥聲稀石苔時滑屐蟲網乍粘衣澗旁紫芝曄巖上白雲霏松子排煙去堂生寂不歸窮谷無還往攀桂獨依依

蔣山開善寺　　唐崔峒

山殿秋雲裏香煙出翠微客尋朝磬至僧背夕陽歸下界千門在前朝萬事非看心兼送目葭菼自依依

同羣公宿開善寺　　唐高適

駕車出人境避暑投僧家徘徊龍象側始見香林花讀書不及經飲酒不勝茶知君悟此道所未披袈裟談空忘外物持戒破諸邪則是無心地相看唯月華

贈鍾山韋處士　唐白居易

新竹夾平流新荷拂小舟衆皆嫌拙好誰肯伴閒遊客爲忙多去僧因飯暫留猶憐韋處士盡日共悠悠

送韋邕少府歸鍾山　唐李嘉祐

祈門官罷後負笈向桃源萬卷長開帙千峯不閉門綠楊垂野渡黃鳥傷山村念爾能高枕丹墀會一論

和友封題開善寺　唐元稹

梁王開佛廟雲構歲時遥珠綴飛閑鴿紅泥落碎椒燈籠青焰短香印白灰銷古匣收遺施行廊畫本朝藏經霑雨爛魔女捧花嬌亞樹牽藤閣橫查壓石橋竹荒新筍細池

淺小魚跳匠正琉璃尾僧鋤芍藥苗旋蒸茶嫩葉偏把椰長條便欲忘歸路方知隱易招

蔣山開善寺　南唐李建勳

樓臺雖少景何深滿地青苔勝布金松影晚留僧共坐水聲閑與客同尋清涼會擬歸蓮社沉湎終須棄竹林長愛寄吟經案上石爐秋爨向千岑

同王勝之遊蔣山　宋蘇軾

到郡席不暖居民空惘然好山無十里遺恨恐他年欲款南朝寺同登北郭船朱門收畫戟紺宇出青蓮（荆公宅已爲寺）夾路蒼髯古迎人翠麓偏龍腰蟠故國鳥爪寄層巔竹杪飛

華屋松根泚細泉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略彴橫秋水
浮圖挿暮煙歸來踏人影雲細月涓涓

和子瞻同王勝之遊蔣山　宋王安石

子瞻同王勝之遊蔣山有詩余愛其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之句因次其韻

金陵限南北形勢豈其然楚役六千里陳亡三百年江山
空幕府風月自舳艫主送悲涼岸妃埋想故蓮臺傾鳳久
去城踞虎爭偏司馬壖廟域獨龍層塔巔森疎五願木騫
淺一人泉稅杖窮諸嶺籃輿罷半天朱門園淥水碧瓦第
青煙墨客真能賦留詩野竹娟

遊鍾山　宋王安石

兩山松櫟暗朱藤一水中間勝武陵午梵隔雲知有寺夕陽歸去不逢僧

登鍾山謁寶公塔　宋李綱

寶公真至人鳥爪金色身杖攜刀尺拂語隱齊梁陳我登鍾山頂白塔高嶙峋再拜禮雙足聊結香火因

寶公塔　宋曾極

六帝園林墮刼灰獨餘靈骨葬崔嵬行人指點雲間鶴喚得齊梁一夢囘

八功德水　宋曾極

數斛供厨替八珍穿松漱石瑩心神中涵百衲煙霞氣不

染齊梁歌舞壁

蔣山法會端應詩應制作　明王偁

寶地捧金仙璇宮啓梵筵眞僧騰異域開士唱三緣說法雲成蓋談經花雨天祥光凝彩絢甘露瀉珠圓大樂憑虛下神燈徹夜懸勝因濟玅筏覺路指迷川祇樹春光溢靈山會儼然願茲弘至化　皇運共千年

春日蔣山應制詩　明林鴻

鍾山月曉樹蒼蒼鳳輦乘春到上方馴鳥不隨天仗散曇花故落御衣香珠林靄雪明山殿玉澗飛泉近苑牆自媿才非枚乘匹也陪巡華沐恩光

靈谷寺法會應制　明釋守仁

寒巖草木政嚴冬一日春回雨露濃安石故居遺雪竹道林新塔倚雲松木魚聲斷催朝飯銅鼎香銷起暮鐘千載奎文留秘藏天光午夜照金容

靈谷寺法會應制　明釋清濬

老來一鉢住巖幽塵境無心得自由空裏每看花滿眼鏡中漸覺雪盈頭吟餘月照千峯夜定起雲生萬壑秋身世已知渾是夢百年光景水東流

詔於龍灣普放水燈賦　明釋夷簡

持節馮夷向夕過遠分燈火出官河斗牛光動天番野風

雷聲沉水息波海族樓臺休罷市鮫人機杼不停梭九泉無復悲長夜莫問南山白石歌

法會賦迎駕 詔皇太子諸王同觀 明釋夷簡

千騎東華玉輦來鍾山渾勝妙高臺旌旗寶樹重重入樓閣香雲一一開仙杖齊從三日苹春宮詔許五王陪近臣共說天顔喜收得娑羅樹子廻

靈谷寺 明蔡汝楠

禪關何窈窕春物正氛氳簷絮兼花度山鐘帶雨聞鳥喧僧出定樹暝客離羣獨向淸齋臥空令夢白雲

遊靈谷寺 明皇甫汸

寶公舊日安禪處雙樹依然初地開歲久丹青凋畫壁春深花雨落經臺招提境接橋山外功德池分澗水來聞說此中容吏隱盤巾時向草堂回

訪月泉禪師　明徐元春

山郭尋僧出行行黃葉邊石泉秋聽急江月坐來圓性破長昏夜門開不住天時聞鐘磬發獨立萬峰前

上巳日集靈谷寺　明王世懋

寶公塔掛白雲隈西接鍾陵王氣迴錫住靈峰驚鶴去鉢分慈水喚龍來松風落子春陰寂山鳥啼花暝色催今日便成千載勝不須重憶永和才

靈谷寺梅花塢六首　明焦竑

山下幾家茅屋村中千樹梅花藉草持壺燕坐隔林敲石煎茶 一 簷蔔林東短牆曾開寶地齊粱初春老樹花發深澗無人水香 二 一枝初出巖阿看盡千林未多天女知空結習散花不礙維摩 三 二十四番風信四百八寺樓臺何似草堂梅燕同人先探春囘 四 落落半橫參月溶溶盡洗鉛華盈盈湘浦解佩脉脉蘿村浣紗 五 西湖夢斷人寂東閣粧殘月斜襟解微聞薌澤鈿昏半卸檀霞 六

遊靈谷寺　明焦竑

法筵開浩刼佛塔自先朝磴石三休至松雲十里遥禪心

隨步寂客望對秋高不盡經行意頹垣起暮煙

附靈谷併括舊寺

按志鍾山有寺七十所齊梁以降遞有廢興至宋王丞相安石併諸小剎於太平興國寺而紺園金界半爲丘墟矣 國朝榛其地爲 孝陵乃歸併靈谷寺昔之碁置星列者遺址俱在禁垣內今以一靈谷槩之然其名蹟最著見之誌傳凡十有六曰飛流寺曰半山寺曰崇禧萬壽寺曰延賢寺曰靈味寺曰興皇寺曰竹林寺曰大愛敬寺曰雲居寺曰明慶寺曰道林寺曰秀峯院曰雪峯菴曰定林院曰悟眞院曰定巖寺見之山水古蹟

人物凡十二曰翠微寺曰法雲寺曰興教寺曰宋熙寺曰白蓮菴曰栽松菴曰定林寺曰靈曜寺曰鍾山寺曰爭名寺曰幽棲寺曰草堂寺皆附見於靈谷寺後

山水

鍾山（見靈谷寺）寶珠峰（上有翠微寺天氣晴朗望見廣陵城）道卿巖（宋葉清臣字道卿嘗遊）一人泉（絕頂古法雲寺側僅容一勺挹之不竭）洗鉢池（塔西二里法雲寺基方池慶元志在興教寺故基）落义池（塔西）宋熙泉（近宋熙寺側）玉澗（山西蔣祠前）孫陵（東岡）楊梅巖（山西）彈琴石（在北嶺中道清溪上）桃花塢（獨龍岡西北）白蓮池（古白蓮菴前）猿驚谷　鶴怨谷（二谷因草堂北山移文內句好事者加之）桂嶺（志稱碧石青林幽固深靚）定心石（東山巔下臨峭壁）半山墩（在八功德水南即謝公墩自栽松菴至蔣山夾道皆長松劉煇詩云兩道奇陰迎翠合四圍清氣逼人來）

見正志錄**珠湖洞**東麓即鍾山仙洞道書朱湖洞天**茱萸塢**山南宋陸道士靜修餌茱萸處**黑龍潭**山頂一人泉西曾有龍見今深廣不數尺**道士塢**塔東陳宣帝禮玄靖臧兢處**東澗**塔西梁處士劉訏隱處古宋熙寺東**屏風嶺**幽邃如畫鍾山最秀處**頭陀峯**山北**霹靂溝**南麓**寶公井**東易市心**曲水**晉海西公於鍾山立流杯曲水延百僚水經註曰舊樂遊苑宋元嘉十一年以其地爲曲水引流轉觴賦詩**應潮井**山寺占定林寺前盈縮與江潮相應唐貞觀中有牧兒汲此井得杉板長尺餘上有朱漆字曰吳赤烏二年豫章王于驗之船**栽松峴**山西晉宋刺史罷還令栽松**道光池**梁靈曜寺前宋熙寧間道光禪師斷

古蹟

靜壇梁侍中周捨立靜壇與道士塢相對時武帝問其壇如何對曰風不鳴條雲無膚寸鹿巾黃被甚多白簡朱衣罕至因名在古明慶寺前與八功德水相近**讀書臺**古定林寺後北高峯上梁昭明昔此讀書**九日臺**在蔣廟孫陵岡齊武帝建商飈館岡上每九月九日晏羣臣講武以

應金氣　**說法臺**山絕頂寶公說法其上　**招賢館**西麓下宋元嘉中文帝築以館雷次宗　**會宗堂**晉謝尚諸人隱處唐大曆中處士韋渠牟亦隱此顏眞卿爲之題　**誌公履**

寶公舊像相傳沉香爲之宋初取歸京師陳軒金陵集載狄咸游蔣山詩云旃檀歸象魏窣堵臥煙霞謂此　**旃檀像**大通四年梁武帝於大愛敬寺置造一丈六尺像量剩二尺成文八尺歷寺主僧給重量凡五度量即成二丈七寸時以爲誠感出金陵新志　**銅像**隋時興皇寺佛殿被焚中丈六銅像自移南五六尺許形御安全四面充土灰炭去像五六尺曾不塵玷出弘明集　**石篆**寶公記宋雍文太平興國七年舒民柯萼掘得于萬歲山古松下　**兩翁軒**洪覺範詩序云悟眞菴西跡竹林間蒼崖千尺歲久拆裂余崇素行山中至此未嘗不徘徊菴僧爲開高軒向之盡收形勝名兩翁軒詩云水邊修竹纔堪數林外蒼崖已半頹　**婁禪師塔**寺後向東　**木末軒**王荆公題俯視岩壑亂松參天幽邃絕勝　**半山亭**即宋王安石故宅安石嘗賦詩十五首　**昭**

文齋王荊公鍾山捨宅爲半山寺米芾題其讀書處曰昭文齋

【人物】宋 曇良耶舍每一禪觀七日不起止道林精舍寶誌崇其禪法 僧伽達多嘗坐禪山中念欲虛齋有羣鳥啣果飛來授之 杯度有傳 僧審住靈曜寺精勤諸受曲盡深奧時羣刼入山審端坐不動乃脫衣施之又說法訓昜刼賊慙愧流汗作禮而去【齊】慧開解名析理應變無窮雖逢勍敵巧談罕有折其角者講席基連學人影赴陳郡謝譓雅相欽賞出守豫章迎請講說厚加襯遺還未達都分散已盡彭城劉業出守晉安知居處屢空餉錢一萬即贍寒餒不終一日 道禪住鍾山雲居下寺聽擬衆部偏以十誦知名經畧道化僧尼信奉故有稜威振發以見聲名恬愉誘悟議干風采郗邑受其戒範者數越千人 智欣住宋熙寺確然自得不與富貴遊往 智順有傳畧 道營住靈曜寺【梁】寶亮有傳畧 道隆鍾山寺得度菴關不事事日𧙗數釁自適有寺僧戲問如何是無諍三昧師便合掌 慧初好習禪念宗閑居空宇不覺霆擊大震武帝爲立禪

房於洋名寺處之法意起五十三寺鍾山延賢寺其一也慧勝從外國禪師達磨提婆學諸觀行一人寂定周晨乃起住幽棲寺後移憩鍾山延賢精舍【陳】尚禪師有碑銘法朗有傳畧【唐】曇瓘有傳畧【附】恭講棲覽【宋】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少慕棲逸不關榮利元嘉十五年徵至建康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後又徵至爲築室鍾山西巖下爲太子諸王講喪服禮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於鍾山【齊】周顒字彥倫於鍾山西立隱舍爲休沐清貧寡欲終日長蔬獨處山舍甚機辯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後捨宅爲草堂寺今移慈仁鄉唐家渡劉瓛字茂灌生平公俸咸以供延賢寺已宅亦捨焉

【文】鍾山飛流寺碑銘　梁元帝

清梵夜聞風傳百常之觀寶鈴朝響聲揚千秋之宮同符

上隴望長安之城闕有類偃師瞻洛陽之臺殿瞰連甍而如綺雜卉木而成帷銘曰雲聚峯高風清鐘徹月如秋扇花凝春雪極目千里平原迢遞

謝半山寺額表　　宋丞相王安石

基迹叢祠冀鴻延於萬壽鈞名扁榜竊榮遇於一時臣生乏寸長世叨殊獎賤息奄先於犬馬頹齡俯迫於桑榆獨念親逢莫有涓埃之補報永惟宏願豈忘香火之因緣伏蒙陛下俯狥祈誠特加和美所懼封人之祝終以堯辭乃塵長者之國遽如佛許仰憑護念誓畢薰修

崇禧萬壽寺碑記畧（元時改建寶公塔後）元四川行省平章趙世延

昔在我世祖皇帝膺上天之景運承太祖之丕基混一海宇建立制度條理綱紀一出睿思以爲子孫萬世之成法者昭乎若天旋而日行也乃若崇尚佛教營治塔寺亦必弘偉殊勝足以聳臣民之瞻焉曆數在躬天之所命孰能違之若夫大雄玅覺之尊默相潛佑者必有其徵矣是以累聖相承率是而行之也潛邸在金陵時於暇日登鍾山而觀之見其江山之縈廻樹藝之廣茂民庶之熈洽慨然興嘆以爲我祖宗德澤之涵煦以至于斯也問諸邦人父老則又以爲昔有聖僧曰寶公者自梁以來實委靈茲山皆頼我國家之神力以覆護吾民也水旱疾疫凡有禱焉

隨願輒應於是上感焉鍾山之陰有石巖中虛下出流泉注八功德水乃即巖中作觀音大士像岩前構木棧虛容瞻禮者既而又以爲未足即珠峰之北得高爽之福地規置大剎宮殿樓閣如自天降寶貫公之塔在峰上正當其前來茲山者仰而望之如見天宮於林巒之表然後上仁民愛物之心所以屬諸寶貫公者衆庶莫不知之相與踴躍而讚嘆矣鍾山之舊寺聚銅數萬斤鑄大鐘金既在鎔上以碧珠投之及鐘成碧珠不壞完好堅固宛在藥銑萬目驚覩以爲寶貫公之報貺焉天曆元年九月甲申臣世延臣集入見親詔之曰宜加寶貫公號曰道林真覺慧感慈應普濟

聖師寺曰大崇禧萬壽寺汝世延等其勒文以記之臣世延等即具述其事而竊思之曰帝王之興也天與之天保之百靈受職符瑞交見此其常也金陵據東南之會山川鬼神翼扶翕張於吾君者蓋凡五年而後歸正大統宜皇心之注於斯乎於乎累朝佛宇之盛皆臨御時爲民禱榮資用功力有司具焉茲寺之成實在試難之日出私財以具事而雄麗若此此固生民之所以深感乎淵衷而寶公之所以顯著於禎符者也於乎休哉敢再拜稽首而獻銘曰大江之南鍾山龍蟠王氣潛鬱神所保完於皇聖明邊奮時晦靈祇奉天竦立以待春殷秋高來遊來遨旆有交

龍載雲在郊顧瞻原隰有稼有穡元元之生聖聖之澤民
亦望之帝子寔來不鄙我邦庶無苦滅維梁寶公去之千
歲善福其民有引弗替皇運勃興寶有慧知奔走先後克
相厥時奕奕祠宮我營我作我報無私爾感無作吉金之
見燥濕不移萬古在簾實號震迷寶乃發祥以蔚孳昭明
珠不灼彰上之賜飛龍在天臨制九圍皇心衷凹眷茲崇
禧崇禧之宇永殿南服天子萬年錫我民福

延賢寺杯度傳　　高僧傳

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爲目初在冀州後
至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繿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

喜怒不均或嚴氷扣凍而洗浴或著屐上山或徒行入市
唯荷一蘆圌子更無餘物乍往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
別房待之後欲往瓜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度不肯載之
復累足杯中顧眄吟詠杯自然流直度北岸向廣陵遇村
舍有李家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圌於
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心李見蘆圌當道欲移置牆邊
數人舉不能動度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福於李家
於時有一豎子窺其圌中見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
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龍
樹下坐李家拜請還家日日供養沛國劉興伯爲兗州刺

史遣使邀之負圖而來與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衲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三十餘日淸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成度云暫出至暝不反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爲怪處處覓度乃見在北巖下鋪敗袈裟於地臥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華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人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度負蘆圌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鞾履旣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度禮拜請還家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度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圌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正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

盡辦度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即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度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萬識者謂是杯度分身他土所得䞋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爲功德經一年許度辭去欣爲辦糧食明晨見糧食具存不知度所在經一月許復至京師時湖溝有朱文殊者少奉法度多來其家文殊謂度云弟子脫捨身沒苦願見救度脫在好處願爲法侶度不答文殊喜曰佛法默然已爲許矣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漁師施一餧者度手弄反覆還投水中游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

瞋罵不與度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鬬其
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度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
水中乘而度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數月而反京師時
有外國道人名僧佉吒寄都下長干寺住有客僧僧悟者
與吒同房宵於鬼隙中見吒取寺刹捧之入雲然後將下
悟不敢言但深加敬仰時有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人
不甚見食而常自肥悅冬夏常著單布衣佉吒在路行見
張奴欣然而笑佉吒曰吾東見蔡純南訊馬生北遇王年
今欲就杯度乃與子相見耶張奴乃題槐樹而為歌曰濛
濛大象內照曜實顯彰何事迷昏子縱惑自招殃樂所少

人徃苦道若翻叢不有松栢志何用擬風霜閑䝉紫煙表
長歌出昊蒼澄虛無色外應見有緣鄉歲曜吡漢后辰麗
傳殷王伊余非二仙晦迹之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酸
傷略謠觀有念寧曰盡衿章佉吒曰前見先生禪思幽岫
一坐百齡大悲熏心靖念枯骨亦題頌曰悠悠世事戚滋
損益使欲塵神横生恍慴惟此哲人淵覺先見思形浮沫
瞩影遄電累躓聲華蔑醜草弁視色悟空玩物傷變捨紛
絕有斷習除戀靑條曲蔭白茅以蔫依吐吸麻鄰崖飲涌
慧定計昭抄眞曰眷慈悲有増深想無倦言竟各去介後
月日不復見此二人傳者云將僧悟共之南岳不反張奴

與杯度相見甚有所叙人所不解度猶停都少時遊止無
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度往其家甚
見料理聞都下復有一杯度陳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
看之果如其家杯度形相一種陳爲設一合蜜薑及刀子
熏陸香手巾等度即食蜜薑都盡餘物宛在膝前父子五
人恐是其家杯度即留二弟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家中
杯度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噉蜜薑爲異乃語陳
云刀子鈍可爲磨之二弟都還云彼度已移靈鷲寺其家
杯度忽求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
作何券書度不答竟莫測其然時吳郡民朱靈期使高驪

還值風船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問磬聲香煙於是共稱佛禮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見有十餘僧皆是石人不動不搖乃共禮拜速行步許聞唱導聲還往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人爲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期等食竟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期云識杯度道人不答言甚識因指壁有一囊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度許今因君以鉢與

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言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閉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言此 去行七里便至舫不須從先路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舫即具如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人淮至朱雀乃見杯度騎大航蘭以箠捶之曰馬何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遥禮之度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度大笑曰使我還耶取鉢擲雲中還接之云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度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一說云靈期舫漂至一

窮山遇見一僧來云是度上弟子昔持師鉢而死冶城寺今因君以鉢還師但令一人擎鉢舫前一人正柂自安隱至也期如所教果獲全濟時南州杯度當其騎蕭之日尒日早出至晚不還陳氏明旦見門扇上有青書六字云福德門靈人降字劣可識其家杯度遂絕迹矣都下杯度猶去來山邑多行神呪時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度度云已死在金城江邊空冢中往看果如所言孔甯子時為黃門侍郎在廨患痢遣信請度度呪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甯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為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甯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毋氏病衆治

不愈後請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勸迎杯度度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諧伏事爲師因爲作傳記其從來神異大略與上同也至元嘉三年九月辭諧入東留一萬錢物寄諧倩爲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諧即爲營齋并迎尸還葬建業之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度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度師已死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南岡下昔經伏事杯度兒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度練神呪明日忽見度來言語如常即

爲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八日度復來齊諧家呂道慧聞人坦之杜天期水丘熙等並共見皆大驚即起禮拜度度語衆人言年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其修立故寺以禳災禍也須臾間上有一僧喚度度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拜送慇懃於是絕迹頃世亦言時有見者既未的其事故無可傳也

延賢寺釋智順傳略　高僧傳

釋智順瑯琊臨沂人出家事鍾山延賢寺智度爲師受具戒秉禁無疵常以事生非慮頗致坎折而貞素確然其徽

無點司空徐孝嗣崇其行解奉以師敬及東昏失德孝嗣被誅子緄逃竄避禍順身自營護卒以獲免緄後重加資俸一無所受嘗有夜盜順者淨人追而擒之順留盜宿于房內明旦遺以錢絹諭而遣之後東遊禹穴止于雲門精舍法輪之盛復見江左以天監六年卒於山寺初順之疾甚不食多日一時中竟忽索齋飯弟子曇和以順絕穀日久審以半合米雜煮以進順順咽而還吐索水洗漱語和云汝永出雲門不得還住其執節精苦皆此之類遺命露骸空地以施蟲鳥門人不忍行之乃窆于寺側弟子等立碑陳郡袁昂製文順所著法事讚及受戒弘法等記皆行

於世

靈味寺釋寶亮傳略　　高僧傳

釋寶亮東莞胄族晉亂避地於東萊弦縣亮年十二出家師青州道明法師就業專精一聞無失及具戒之後便欲覲方弘化每惟訓育有本未能遠絶緣累明謂曰沙門去俗以宣通爲理豈可拘此愛網使吾道不東乎亮感悟因遊京師居中興寺袁粲一見而異之與明書曰頻見亮公非常人也比日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車璧在邯鄲秦王請以華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非復上人貴州所宜專也及本親喪亡路阻不得還

北因屛居禪思杜絕人事齊竟陵文宣王躬自到房請爲法匠亮不得已而赴文宣接足恭禮結菩薩四部因緣後移憩靈味寺今上龍興尊崇正道以亮德居時望亟延談說亮任性率直每言輒稱貧道上雖意有間然而挹其神出天監八年初勅亮撰涅槃義疏十餘萬言上爲之序曰非言無以寄言言即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燒灼於火宅拯沉溺於浪海

故法雨降而燋種受榮慧日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排憤吐眞實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引各隨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眞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合無生金牆玉室豈易入哉有青州沙門釋寶亮者氣調爽拔神用俊舉少貞苦節長安法忍耆年愈篤齯齒不衰流通先覺孳孳如也後進晚生莫不依仰以天監八年五月八日勅亮撰大涅槃義疏以九月二十日訖光表微言贊揚正道連環既解疑網云除

條流明悉可得略言朕從容暇日將欲覽焉聊書數行以為記莂云尒亮福德招感供施累積皆散不蓄以天監八年十月四日卒於靈味寺葬鍾山之南立碑墓所陳郡周興嗣廣陵高爽並為製文文宣圖其形像於普弘寺焉

尚禪師碑銘　　陳江總

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含章隱璞明真照假空行已無希音和寡不有耆德誰其繼者朗月雲懸高風獨寫

興皇寺釋法朗傳略　　高僧傳

法朗沛人少習軍旅早經行陣北伐於青州入道永定中奉勑住興皇寺大建十三年遷化窆於攝山西嶺太子詹

事江總爲誌文後主時在東宮爲銘曰洪源遠派傳芳馥慧君子哲人英芬星繼朱旄既杖青組仍曳紉虎戎卸試貌狄制功可冠軍業非出世揖彼聲華超此津濟津濟伊何裂斷網羅忍衣早記乘樓夜過航斯苦海涸此愛河若非智士孰寄宜揚法雲廣被慧日舒光既推衡櫓自開金湯夢齊鼓說應異鐘霜識機知命同彼現病夙心栖遁度脫難竟化緣已矣乃宅丘穿智炬寂滅類巖遼夐遼夐空岑搖落寒侵弦餘月暗霧下松深香滅窮壠嶓橫宿林切切骨清遙遙鼓聲野煙四合孤禽一鳴風悽唄斷流急寒生神之淨土形沈終古勒此方墳用旌蘭杜

竹林寺釋曇璀傳略　高僧傳

釋曇璀吳郡人事牛頭山融大師融誨之曰色聲爲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致遠多泥子不務乎璀默而審之直趨獨上迺晦跡鍾山斷其漏習衲衣空林多歷年所時則天臨朝高其道業冋勤詔書時棲霞約法師敦勸朝天璀曰岐伯辭帝舜之師于木謝文矦之命玄暢以善論而抗宋主惠遠不下山而傲齊后彼何人哉由是遁北阜踰東岡考槃雲冥後止于竹林之陬葺宇篔簹而告老焉俄端然入定七日而滅

附

鍾山隱士與子侄書　宋隱士雷次宗

夫生之修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禀之中順而勿率耳吾少嬰羸患謝事鍾山養疾爲性好閒志棲物表故雖在童稺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於弱冠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尚於時師友淵源務訓弘道外慕等夷内懷悱發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亹亹之業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宴矣自遊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朋凋索續以釁逆違天備嘗荼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絶日月不處忽復十年犬馬之齒已

踰知命𤸎嵫將迫前塗幾何實遠想尚子五岳之舉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惛衰不及頓尚可厲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莫年之攝養玩歲日於良辰偷餘樂於將除存心所期其盡於此矣汝等年各成長冠娶已畢修惱衡泌吾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聞子平之言可以爲法

與鍾山隱士周顒書　釋智林

近聞檀越叙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捨聲殊恒律雖進物不速如貧道鄙懷謂天下之理惟此爲得焉不如此非

理也是以相勸速著紙筆比見往來者聞作論已成隨喜
交遍物非常重又承檀越恐立異當時干犯學衆製論雖
成定不必出聞之懼然不覺興悲此義旨趣似非初聞妙
音中絕六十七載理高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
參得此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每歡喜無與共之
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廼舊有此義當法集勝
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即犯越常情後進聽受便自
甚寡傳過江東略無其人貧道捉麈尾已來四十餘年東
西講說謬重一時其餘義統頗見宗錄惟有此途白與無
一人得者貧道積年迺為之發病既衰痾未命加復旦夕

西旋顧惟此道從今永絕不言檀越天機發緒獨創方寸非意此音猥來入耳且欣且慰實無以況建明斯義使法燈有種始是眞實行道第一功德雖復國城妻子施佛及僧其爲福利無以相過既幸已詮述想便宣廣使賞音者見也論明法理當仁不讓豈得顧惜衆心以失奇趣耶若此論已成遂復中寢恐檀越方來或以此爲法障往之愆也然非戲論矣想便寫一本爲惠貧道齎以還西使處處弘通也比小可牽曳故入山取叙深企付之

詩 鍾山出水　　南宋謝惠連

四時著平分三春禀融爍遲遲和景婉夭夭園桃灼攜朋

斯郊野昧旦辭壓郭斐雲與翠嶺芳飈起華薄解轡偃崇丘藉草逶回壑際渚羅時蔌託波泛輕爵

遊鍾山大愛敬寺　梁武帝

曰予受塵縛未得留蓋纏三有同永夜六道等長眠才性乏方便智力非善權生住無停相刹那即徂遷歎逝比悠稔交臂乃奢年從流既難反弱喪謂不然二苦常追隨三毒自燒然貪凝養憂畏（一作愛）熱惱生焦煎道心理歸終信首故宜先駕言追善友回輿尋勝緣面勢周大地縈帶極長川稜層疊嶂遠迤邐隥道懸朝日照花林光風起香山飛鳥發差池出雲去連綿落英紛綺色墜露散珠圓當道

蘭蘿靡臨堦竹便娟幽谷響嚶嚶石瀨鳴濺濺蘿短未中
攬葛嫩不任牽攀縁傷玉澗褰陟度金泉長途弘翠微香
樓間紫煙慧居超七淨梵住踰八禪始得展身敬方乃遂
心虔菩提聖種十力一作萬良福田正趣果上果歸依天
中天一道長死生有無離二邊何待空同右豈羨汾陽前
以我初覺意貽爾後來賢

和武帝遊鍾山大愛敬寺　梁昭明太子統

唐遊薄汾水周載集瑤池豈若欽明后廻鑾鷲嶺岐神心
鑒無相仁化育有爲以慈慧日照復見法雨香萬邦躋仁
壽兆庶濟塵羈望雲雖可識日用豈能知鴻名冠子姒德

澤邁軒義班班仁獸集疋疋翔鳳儀善遊茲勝地茲岳信
靈奇嘉木互紛糺層峯鬱嶶虧丹藤繞番幹綠竹蔭青池
舒華匝長阪好鳥鳴喬枝霏霏慶雲動靡靡祥風吹谷虛
流鳳管野綠映丹甍帷宮設釐外帳殿臨郊甸俯同南風
作斯文良在斯伊臣限監國卽事阻陪隨顧惟賀肅非冲
薄竟奚施至理徒興羡終然類管窺上聖良善誘下愚慚
不移

登鍾山燕集望西靜壇　梁吳均

客思何以緩春郊滿初律高車陸離至駿騎差池出寶梳
汎蓮花珍杯食竹實才勝商山四文高竹林七復望子喬

壇金繩蘊綠帙風雲生屋宇芝英被仙室方隨鳳凰去悠然駕白日

和從駕登雲居寺塔　北周庾信

重巒千仞塔危磴九層臺石關恒逆上山梁乍迴堦下雲峯出窗前風洞開隔嶺鐘聲度中天梵響來平時欣侍從於此暫徘徊

遊鍾山明慶寺悵然懷古　北周姚察

廣弘明集云陳姚察過見蕭祭酒書明慶寺禪房詩覽之愴然憶此寺仍用蕭韻述懷

地靈居五淨山幽寂四禪月宮臨鏡石花讚繞峯蓮霞暉間檐影雲氣合爐煙迴松高偃蓋水瀑細分泉含風萬籟

鬱葛最露石花鮮佰背尋眞趣結友亟留連山庭出蘚靡潤
止濯潺湲因斯事熏習便得息攀緣何言遂雲雨懷此悵
悠然徙有南登望會逐東流旋

明慶寺石壁　　陳王褒

夏水懸臺際秋泉帶雨餘石生銘字長山久谷神虛

雲居寺高頂　　陳王褒

中峯雲已合絕頂日猶晴邑居隨望近風煙對眼生

鍾山明慶寺　　陳江總

十五詩書日六十軒冕年名山極歷覽勝地殊留連幽崖
聳絕壁洞穴瀉飛泉金河知證果石室乃安禪夜梵聞三

界朝香徹九天山階步䑸月澗戸聽凉蟬市朝雲草露淮海作桑田何言望鍾嶺更復切秦川

同庾肩吾游明慶寺　陳沈炯

鷲嶺三層塔菴園一講堂馴烏逐飯磬狎獸繞禪林摘菊山無酒燃松夜有香幸得同高勝於此瑩心王

鍾山道林寺　陳徐伯陽

聊追鄴城友躧步出蘭宮法侶殊人世天花異俗中鳥聲不測處松吟未覺風此時超愛網還復洗塵蒙

遊雲居寺贈穆三十六地主　唐白居易

亂峯深處雲居路共蹋花行獨惜春勝地本來無定主大

都山屬愛山人

酉題愛敬寺　南唐李建勳

野性竟未改何以居朝廷空爲百官首但愛千峯青南風新雨後與客攜觴行斜陽惜歸去萬壑啼鳥聲

鍾山道林寺　南唐李建勳

雖向鍾峯數寺連就中奇勝出其間不教幽樹妨閑地別着高牕向遠山蓮沼水從雙澗入客堂僧自九華還無因得結香燈社空向王門玷玉班

題道林　南唐李中

宿投林下寺中夜覺神清磬罷僧初定山空月又生籠燈

吐冷豔出樹起寒聲待曉紅塵裏依前冐遠程

鍾山秀峯院　宋梅摯

影共金田潤香隨碧月流遠疑元帝植近想寶公遊

鍾山講經臺　宋釋至慧

自是虛空講得休蕭蕭林下冷寒秋至今岩畔多頑石似對春風一點頭

宿雪峯菴　宋釋大訢

雪深麋鹿無行跡雪卧樵蹤何處笛老禪騎虎不驚人猿拾蒼苔樹高石

道光泉　宋王安石

篠龍將雨繞山行注遠投深静有聲雲涌澔槽朝自暖虹盂齋鑊午還晴銅瓶各滿幽人意玉甃因高正士名神力可嗟妨智巧桔槔零落復若生

玉潤 宋王安石

潤水無聲遶竹流竹西草木弄春柔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一鳴山更幽

過故居 在半山元豐末捨為寺 宋王安石

沂枨開新屋扶輿遶故園事遺心獨寄路騎目空存野果寒林寂蠻花午簟温渾忘舊時事欲宿愧桑門

定林院昭文齋 米芾題余定林所居因作 宋王安石

我自中山客何緣有此名當緣琴不鼓人不見虧成

悟眞院　宋王安石

野水從橫漱屋除午牕殘夢鳥相呼春風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欲無

半山春晚卽事　宋王安石

春風取花去酬我以淸陰翳翳陂路靜交交園屋深牀敷每小息杖屨或幽尋惟有北山鳥經過遺好音

暮春與諸同僚登鍾山望牛首　宋蘇頌

淸明天氣和江南春色濃風物正繁富邦人競遊從官曹幸多暇交朋偶相逢幷驅出東郊乘興遊北鍾陟險不躐

巖扶危靡楮節上登道林祠俯觀辟支峯亂山次阡陌長
江遶提封蕭條舊井邑茂盛新杉松攬物思浩然懷古心
顒顒念昔全盛時玆山衆之宗天都對雙闕霸業基盤龍
六朝遞興廢百祀居要衝人情屢改易世事紛交攻當時
佳麗地一旦空遺蹤惟有出岫雲古今無變容

飲鍾山一人泉因賦　宋釋覺範

鍾山對吾戶春曉朋煙鬟白雲峯頂泉紺碧生微瀾經年
未一酌對客愧在顏兩翁亦超放瘦筇容躋攀大千寄一
瞬境靜情亦閑是時天慘淡佳處多遺刪立談共嘲謔豪
氣破天慳臨川氷玉清風流繼東山玆游適所願但恨無

弓彎東陽丘壑姿癡絶膽亦頑孤坐巉絶處掉頭不肯還天風吹笑語響落千巖間歸來數淸境但覺毛骨寒從君乞秀句端爲刻斕斑

初夏訪定巖禪寺　明姚廣孝

蕭寺鎖煙蘿遊人雜珮珂半山紅艷盡一塢綠陰多探勝時應到乘閑暮亦過禪翁深阻道誰解問如何